

年卷

期

2

1

第

第

日六十月十

9

28

東方文苑

第一期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售經總社版出合聯

本社郵售科簡章

1. 購書人姓名，地址均請用正楷寫明。
2. 書籍名稱，著作人姓名，價格，部數，出版處，雜誌名稱，全年或半年，份數，起迄期數，出版處，均須詳細開列。
3. 購書或委定雜誌，必須附足書款。如由郵局代收貨價須先寄貨價三成。且須貨價在二十元以上者，方能照辦。代定雜誌不能代收貨價。
4. 本科接款後，立即將書籍，定單，發票先後寄上，如有餘款則檢還，或給“郵售科存款證”。
5. 可委託銀行或錢莊匯劃，或購用郵局匯票，匯銀單上請註明“上海聯合出版社郵售科”字樣。
6. 郵局不發匯票各地，可用郵票代款，十足收用。郵票每張以兩角為限。上海不通用郵票不收。
7. 寄紙幣須用郵局特製保險信封，並納保險費，紙幣以上海通用為限。
8. 南洋及歐美各地，可由銀行匯兌或郵局國際匯兌。如匯兌不便可附寄外國紙幣，照上海市價兌用。
9. 附有款項之信件，須用堅厚信封慎密固封，掛號寄遞。
10. 書籍寄費均免收，國外香港等不在例。
11. 為穩妥計，包件必掛號寄遞，掛號郵件，每包另加，國內八分，國外二角五分，香港，澳門一角五分。
12. 所購書籍如未收到，而來函查詢時，信上請寫明前信寄發日期，附銀若干，書籍名目，及與前信同樣具名。
13. 各書籍發出後，除有缺頁及裝訂顛倒者外，概不退換。如有遺失，或被關卡及當地政府扣留等情，不負賠償責任。

地址：上海霞飛路五二三號

電話：八五〇五一號

東方文苑

第二卷

第一期

國防文學的中心問題……………谷平(一)

詩歌大眾化再認識……………蒲風(五)

簡論甘粕石介氏的藝術哲學……………歐陽凡海(一〇四)

蘇聯農民文學的一個考察(下)……………張香山(一三)

記憶中九一八的週年日……………舒羣(二九)

婚夜……………舒羣(九)

天真……………謝挺宇(二〇)

改變……………余白萊(三)

地震……………法捷耶夫作
詔光譯(三八)

幸福的父親……………貝洛托夫作
魏晉譯(二四)

偉大的紀念碑……………羅烽(六)

九一八開篇……………張若英(八)

朝日頌……………柳倩(八三)

爲誰犧牲……………雷石榆(八五)

一二六·一二·一九……………彭澎(八七)

鐵的記律·鐵的洪流……………駱駝生(八九)

惜字紙兩篇……………楊驪(二八)

幼年(長篇連載)……………托爾斯泰作
北芒譯(四七)

全國木刻流動展覽會作品	1 破變作牛馬的同胞……………新波	6 誰是我們的敵人……………馬達
	2 死亡綫上的東北學生……………沃渣	7 獄中回憶……………李樺
	3 起解……………野天	8 餓……………江烽
	4 集會……………陳煙橋	9 補衣老嫗……………段幹青
	5 街景……………力羣	10 飢寒的陣容……………張慧
		編者 的話

文藝月刊 努力 創刊號要目

東 方 文 藝

革 新 號

前詞詩進吧統一的文化線廣州文藝界

關於藝術的統一問題我們所要求的文化線

創作技術的問題布列遺夫的心

大戰時代的日記

散文

高爾基致高爾基的一封信

陳 達 主 編 聯 合 出 版 社 總 售

東 流 第三卷第二期 十一月十五日出版

留學生呂榮(創作) 天(創作) 方(翻譯) 復(翻譯) 六(翻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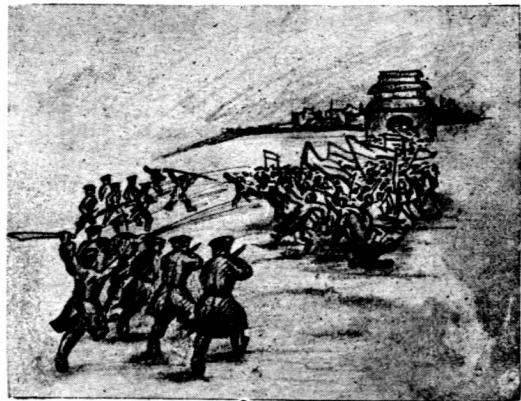
高爾基創作中的浪漫主義 高爾基創作中的現實主義 能譯復元

關於報告文學 關於報告文學 葉文律譯

●關於報告文學 關於報告文學 葉文律譯

●關於報告文學 關於報告文學 葉文律譯

從「士敏土」利能(創作經驗) 食人種族的故事 癩(完) 五卅前後的創造社 英國智識份子的宣言 法國「文化之家」的流動 日本作家對人民戰線的意見



東 方 文 藝 社

R
810.5
13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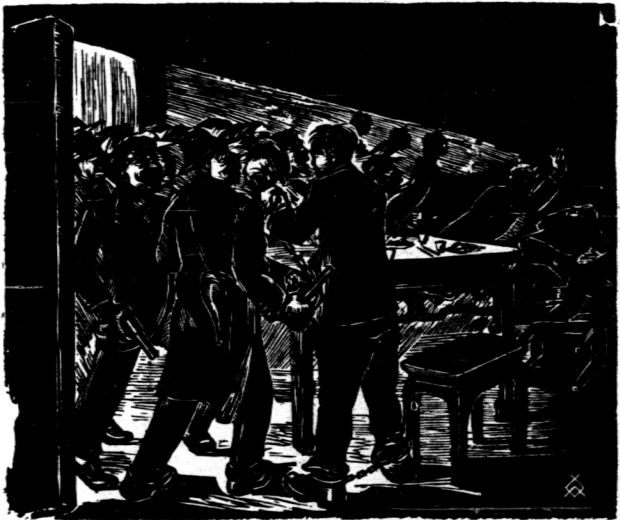


被變作牛馬的同胞

新 波

魯迅先生之死，確
是我們文壇上一個
大損失！次期本刊
決讓出一部分的篇
幅來紀念這個文化
巨人之死。

編者啓



死亡線上的東北學生

沃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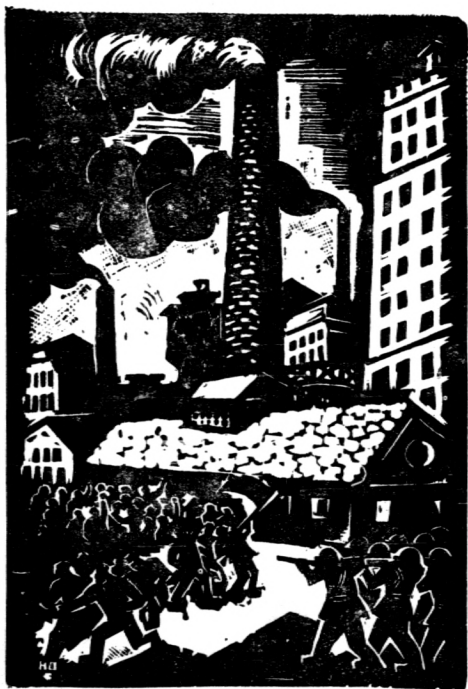
起 解

野 天



集 會

陳 煙 橋



街 景

力 羣



誰是我們的敵人

馬 達



獄中回憶

李樺



餓

江 烽



補衣老嫗

段幹青



飢寒的陣容

張慧

國防文學的中心問題

谷平

在我們看來，書物如果是娛樂的話，那是有興味的，如果是知識的話，那是鬥爭的。——我們的功利性，預
保衛國家的最廣大的創作自由與功利性，其意義正在這裏。

——I·拉達

「國防文學」這口號被提出來以後，首先就受着徐行先生的反對，其後，胡風先生又提出「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一口號，來與它相對立。經過論爭，徐行先生的理論完全破產了，支持「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的先生們的論點，也表現出極其混亂與無力。這事實，無非是由於他們對於當前的客觀



情勢不理解，或至少是認識得不夠。

當前的新形勢是怎樣的呢？

艾思奇先生和黃俞先生，對此都曾經作過頗為詳盡的分析。歸納他們的意見，大體有兩點：第一，××帝國主義者正要把中國從各帝國主義的半殖民地，變為××的殖民地。它迫着中國，或是抗戰，或是整個的全都被敵人吞下。第二，這使許多階層的人都漸漸感到抗爭的需要，民族革命戰線是擴大了。結論：這產生了抗×救國的聯合戰綫的基礎。

這個分析是十分正確的。只是，這個現階段的戰綫的形態，與中國革命基本的任務之間的演進關係，似乎還欠缺清晰的說明。因而，持異議者如聶紺弩、龍貢公先生們，也就還有口口聲聲高叫着「民族革命戰爭」的餘地。

其實，這是再明白也沒有的，反帝的火力，現在已必須結集在抗×這一焦點上，反封建的任務，也已發展為反漢奸的形態了。特別是後一點，有不少人是有意無意中忽視了的，然而事實上，這却是與聯合戰綫最有關係的一點。聯合戰綫只是要集中一切抗×救亡的力量，使內在的多種矛盾在民族革命戰爭中得一個解決，決不是要調和或和緩這些矛盾。

這就是新形勢的最顯著的特徵。「國防文學」正是在這種新形勢的規定之下，作為文學界聯合戰

線的，最能反映當前現實的要求的一個口號而出現的。它的優越性，從各地所引起的巨大的反響已可知道了。

一一

現在，關於國防文學問題的論爭，已經進展到一個較高的階段，這已不光是一個贊成或反對的問題，而是一個如何解釋其內容才適當的問題了。

引起這新的論爭的，是茅盾先生。他懷疑：「國防文學」這口號是不是可以作為創作的口號呢？這問題的提出是十分重要的。

據茅盾先生的修正後的意見，他是認為不可以的。他說：

我現在想，「國防文藝」這口號，若作為創作的口號，本來是欠明確性的，而過去我們把這口號認為一般的創作口號，也就有關門主義和宗派主義的危險……（這）應當是「一切文學者在國防的旗幟下聯合起來」而不是在「國防文學的旗幟下聯合起來」因為後者是束縛人的，是要把一些不寫「國防」主題的作家關在國防運動之外去的。

因此，最後他很明白的表示，他完全同意郭沫若先生的說法：「國防文藝應該是作家關係間的標幟，

而不是作品原則上的標幟。」

細察茅盾先生的理論的出發點，大抵是根據於如下的兩個觀察：第一是關於「國防」的解釋問題，他覺得未必每一個作家都有關於「國防」的生活經驗的，這也太狹隘了；第二是關於創作上的自由問題，他認為若要在聯合戰綫中定什麼規約來要求一般作家，是不應當的。

然而這兩個基本的認識，却都並不是沒有商討的餘地的。

荒煤先生和周揚先生，就是在肯定一方面提出意見的。他們的一個共通的意見，是認為「國防文學不僅僅是一個號召作家們組織的口號，而且也是一個創作的口號。」爲什麼呢？因爲「一個文學的口號，如果和藝術的創造活動不生關係，那它就要成爲毫無意義的東西。文藝上的國防陣線不運用牠自己特殊的藝術的武器，就決不能發揮牠應有的力量。」

國防文藝只是作家關係間的標幟，還是同時也是作品原則上的標幟呢？這無疑是當前一個最中心的問題，在國防文學理論的建立上，是有着決定的意義的。關於這問題的討論，一定的是更廣泛，更深入地展開下去的吧。

爲着使問題明朗化，較易接近於真理的解決，讓我們轉回來從聯合戰線說起吧。

上面說過，聯合戰線是現階段客觀情勢的產物，也就是目前民族革命戰爭的一個基本的形態。不分黨派，不問階層，只要願意參加抗×救亡運動的，都可成爲聯合戰線的構成分子。惟其是如此，所以聯合戰線的陣容是統一的，同時又是複雜的。複雜的是它的構成員，統一的是在民族解放鬭爭的過程中，解決了一切內部的矛盾。許多人談聯合戰線，只看到大團結的一面，而忘記了戰友間必須相互批判的另一面，只看到階層勢力的對比與排列有了變動的一面，而忘記了種種階層中也還有主導與次要之分的另一面，那是一個認識不夠的錯誤。

「聯合亦有條件，」這是一點也不錯的，這唯一的條件就是他願意而且必須參加抗×救亡的鬭爭。主張「國防文學」不能作爲創作原則上的標幟的，根本的原因，可以說正是由於他們不理解這一點。他們很重視作家的創作的自由。因此，便認定定下一個標準或規約來要求一般作家，那是要妨礙聯合戰線的發展，限制作家的藝術的完成的。也因此，便認定國防文學只能是作家關係間的標幟。然則，「聯合」起來以後將如何而戰呢？茅盾先生自己提起這個問題，跟着就答覆道：「我以爲這應當是要求愛國的言論自由。」

不錯，愛國的言論自由，這是每一個愛國者都應當去要求的，而且從來就是爲了它而不斷的在奮鬥。

然而，把目前一個作家的聯合組織的最大任務局限於這個一般的工作，而對於作家們的特殊藝術的武器，却反而讓它擱置不談，這樣的見解，不能不說是不智之至。說到創作的自由，本來是相對的，有條件的社會的，歷史的限界性，使許許多多高談文藝自由的作家，結果只寫出一些虛偽的歪曲現實的作品。自然，我們不會過於天真，以為憑一個口號，一個指令，就可以產生藝術的作品。藝術創造的過程是複雜得多的。伊里奇以他那種卓越的見解，曾極力強調應該確保作家的藝術的創意性。但也就是他，說出了如下的話：「布爾喬亞作家，藝術家，女優的自由。只不過是隱蔽着的（或戴着偽善的假面具的）財帛收買，扶助的附屬品罷了。」「新的自由的藝術，不是奉仕於肥胖的太太們的，不是奉仕於『上層的幾萬人』，而是奉仕於國家之花，國家之力，國家的未來的幾百萬幾千萬勤勞大眾的吧。」真正創作的自由，只有在作家所走的路與歷史行程多少一致的條件之下，才有可能抗敵救亡，這是目前我們一切生活的主治，是全中國人民大眾的一個共同的要求。反映這種生活與要求的「國防文學」的口號，有權利要求每一個參加聯合戰線的作家接受牠作為最中心的主题；而每一個作家也有這樣的一個義務不用說，我們不能設想每一個作家都持有進步的觀點的，但他儘可以從各自不同的角度，以各自不同的方法去表現多方面的現實，在現踐的過程中，一步步的逐漸接近一個客觀的真理。所謂確保作家的藝術的創意性，只有在這樣的意義上才是正確的，它和「還是隨各人的自由罷」這句話，並沒有若何共通的地方。主觀與客觀的統一，

主觀的積極的作用，這正是保障每一個在國防文學旗幟下活動的作家有最廣闊的視野，有最大限度的創作的自由，有最光輝的藝術的勝利，從而，也正是保障聯合戰線有無限的發展的前途的。

其次，關於「國防」的解釋乃至「國防文學」的解釋，我們也有不同的意見。有不少人都以為所謂「國防」，只限於軍事上的意義而言，因此，引伸出來，自然是要作出主題狹隘，束縛作家的結論。其實，國防的題材，決不限於軍事上抗戰的一切的。在敵人的惡毒的侵略的魔手，已伸入到中國的任何一個角落裏的現在，抗敵救亡的要求與活動，哪裏不存在任何一件事實，雖然程度有大小之分，但都可能含有國防的意義的。此其一。至於「國防文藝」，若如郭沫若先生所主張，解釋為「非賣國的文藝或反帝的文藝」，是「包含着各種各樣的文藝作品，由純粹社會主義的以至於狹義愛國主義的」，雖然不錯，但也不的當。原因是多爭着意於消極的界限的一面，說到反帝的積極作用，却又嫌空汎，不能很明確的表現目前反帝的特殊局勢的要求。事實上，抗×除奸，才是我們當前最主要的中心任務。此其二。一個口號，如果是代表客觀的要求的，那它就常常是具體的；它的內容，便是它所要反映的活生生的現實的內容。如果從這樣的一個認識出發，那麼「國防文學」這口號，無論如何也決不會使主題單一化，倒是相反，它將可能使我們的文學有了多樣的內容與豐富的生命吧。

茅盾先生把國防的意義看得過小，把作家創作的自由却又看得過大了。忽視主觀的能動力量的結

果，便是因爲作家們還沒「置備起盔甲，磨礪着刀槍，」就連喚起他們注意「置備」與「磨礪」工作的一個要求也認爲不必要。

四

這裏得結束一下了。

「國防文學」不僅僅是作家關係間的標幟，而且也是作品原則上的標幟。這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一個作家要奉仕於民族的解放事業，他的主要的武器不能不是藝術的作品。如果「國防文學」這口號是要號召一般作家參加到聯合戰線上來，那無非是爲着要要求他們創作一些有國防意義的作品，這是十分明白的事情。

國防文學，是與現實的要求一致的。一個作家越能深入於現實生活的核心，越能反映人民大眾的要求，那他的作品便越有教育的意義，同時也越有藝術的價值。這裏，國防文學與現實主義是統一着，簡直分不開來的。不過，這也不過是一個原則的提示，較詳盡的說明，只能等到其他的機會了。

理論的論爭是達到認識真理的必經途徑。筆者的意見，等候着善意的嚴正的批評與討論。

（八月二十一日早上稿）

婚夜

舒羣

敵人的部隊，又由都市開入鄉村了。

在鄉村，已經是農家耕種的時候；失名了的老樹，枝梢上，染了一層淡淡的綠色，脫露着新鮮的嫩葉；葉邊，飛繞着歸來的小燕，在尋覓着宿巢；年老的樹根，突破着地面，蒙了幾條蒲公英的長葉和沒名的小草；河流完全解冰了，再沒一塊冰花從水面上飄過，祇有些沒滅絕了的秋葉，荒草，被風送來，隨着河流流去；野風打着臉頰，已經感到了春天的溫暖；農家所期待的春天來了。

然而農家却無聲息了，家家仍是閉着門扇，很少張開一次；在田壟間沒看見有風爭，有牛犁，有唱着牧歌的孩子。那般的死靜中，祇有幾聲的犬吠，惹起門扇裂開一條縫隙，露出幾個張望着的面孔，姑娘的，少婦的，老太婆的，孩子的，很少有壯年男人的；就是有，也是病人，或是殘缺者。

響。
遠處的林間，突然有幾隻黑鴉飛起，翅膀打斷着枯枝，驚慌地飛出林外，向天邊鳴叫着，使人厭煩的聲

然後，從林間的小路上走出了兩個人：年青的姑娘和壯年的男人。他們穿着同樣布料而不是同樣樣式的衣服，全破舊了的夾衣，姑娘是長的，男人是短的。他們的面孔也很相似，都是大眼睛，高起的鼻子；祇是姑娘比男人年青些，胖些，頭後拖着一條粗壯的髮辮，繫着半舊的紅色絨繩，肩上揹着一個小包，縫隙間露着一角花花的新衣，同包皮是一樣鮮紅的團花。他們的步子都是同樣地加快着，一隻腳迅速地交換着另一隻腳；可是姑娘總是比男人落後着一兩步遠。

「小蘭！」

男人仍是走着；祇是把頭轉向側面喚了一聲。小蘭喘息着，答應着：

「啊，哥哥。」

男人沒說什麼，眉間集起了幾條皺紋。她追隨着，又問了一句話：

「哥哥！你叫我做什麼？」

「我叫你快走！」

於是她聳一聳肩膀，讓小包裏自由地抖動了兩下，隨着她的步子便張大起來，彷彿要一步或是兩步

踏到她所要去的地方似的。

漸漸地他們離遠了樹林，轉入了一條無盡處的大路，兩邊散着一些農家的小房。村內的狗，集起了一羣，追在他們的背後，狂吠着；有的追過了他們的身邊，堵着他們的去路，好像不允許他們從這村內走過。農家的門縫間有頭探出，喚着自己的狗。

她擺擺手，向喚狗的人問：

「山莊還有多遠？」

「二十多里呢。」

「我問的是——山——莊！」

「是啊，二十多里呢！進屋歇歇腳吧！」

「不，謝謝你！」

「怎麼這樣忙？」

「有事，有事。」

「什麼事，這樣忙？」

她沒回答，她的臉已經紅了。於是，她說：

「就是忙呀！」

「姑娘，你站站腳。」

「忙呀！」

「我有話囑付你！」

「什麼？」

「山莊盡是鬼子兵了，你要小心些。」

她停住了，彷彿惹起她許多話來。但是男轉過頭來，狠狠地譴責了她：

「你真好多嘴！」

「說兩句話怕什麼。」

「你也不看看現在是什麼時候！」

她凝望着他，望了許久；然後用手掌拍打着胸脯，長吁了幾口氣息，又走起路來。

藍色的天，很少有異色的雲塊；太陽已經離去了地線很遠；不過，還是早晨。遠近的景色，全是一樣的明朗；就是樹枝印在地下的影子，也不模糊。

他們走着，漸漸地隔開了更大的距離，仍是男人在前面，姑娘在後面。他常常回顧着她，向她投憤怒的

神情：瞪大着眼睛，深垂着兩邊的嘴角。牠喘着，避着他的面孔；她用小的步子，追上他。她問：

「哥哥，你生氣了嗎？」

他不說話；可是她彷彿要他給她回答，握住了他的衣袖。

「哥哥，苦了你嗎？」

「哼，就爲你一個人，多跑七八十里路。山莊還有鬼子兵，這就是他媽送死去一樣！」

「是我願意嗎？這不是媽的主張嗎？」

他沒話說了。可是自己還在暴怨着：

「這年頭，有姑娘就算倒霉啦！」

她一隻手按住了胸脯，一隻手摸搓着前顎；嘴里吞吐着不清楚的話聲。

當太陽佔有了天面的中點的時候，他們到了山莊，頭上流滿了汗水。他看看半里外的一面旗子，他停下了：

「到啦，你去吧！」

「你呢？」

「我回去啦！」

他說了，便轉向了歸路。於是她激憤地跳起腳來，把土塊踏成了一片細面，印着她雜亂的腳印：

「哥哥，他祇顧了你自己，你就不替我想嗎？」她已經是哭泣的調子了：「一個人怎麼到張家去。」

「你嫁了張家，不是總要到張家嗎？」

「哥哥，你想想我這是第一次到張家，也不認識門。」

他指給她那不遠的地方的三間草房，快要傾塌的泥牆，撐着幾支木柱。他又問：

「記住了吧？」

「我也不認識張家的人啊！」

「你的婆婆呢？」

「祇見過兩次。」

「這就行啦。」

「那「他」呢？」

「哼，還「他」呢！你就說你的丈夫好啦，不要臉！你總有一天認識「他。」放心吧！」

她的臉紅了；一個人氣憤地走開去；可是她走了幾步，又回過頭來：

「哥哥，我進屋先說什麼呢？」

他不睬她走了。她也走了；可是她又聽見他的笑聲：

「小蘭好妹妹！媽給你的錢，給我吧！」

「不要臉媽祇給我兩角錢，你還要。」

她把手腕甩動了一下，繼續走了她自己的路。她走近她所要去的那草房的時候，在一面旗下，站着的崗兵隔住了她的去路，要她停下了，舉起兩隻手來；後來那個崗兵用手摸遍了她的全身，又解着她的衣扣；她匆忙地退後了兩步，避開崗兵的兩手，自動地扣着被解開的衣扣，她望一望崗兵，她尖叫了一聲：

「呀——」

崗兵向她恍着刺刀，又湊近她的身旁。於是，她被嚇呆了，順從地讓刺刀割斷着她所有的衣扣。衣襟垂開了，露出她紅色的小胸衣來。崗兵向她笑了笑，刺刀又靠近胸衣的衣扣，她聳高了肩膀，眼睛突大起來，轉開頭望望她的哥哥——在路的遠處，縮成了那樣小的一個人影。

「不——」

她推開崗兵的手，便惹起了崗兵的憤怒，終於撕裂了她的小胸衣，放她走過了。

那飄起了炊煙的草房，在二三十步外，靜靜地等候着她；她却望着遼遠的天線，一步一步地走着。春風不住地吹過她的身邊，不住地吹起着她的衣襟；她的腹，她的乳頭，有時全露出來。

四處的野狗向她身邊集合着，撲着她，彷彿要分取着她那已經破裂了的衣服。

她站下了，在草房的院牆外。院門沒有關閉；可是她也沒有走進去；祇有她的手，幾次地搖動了門扇，又幾次地縮退回來；眼睛停留在一種默想中。

狗的吠聲，好像替她喚着張家的主人。

「是姓張嗎？」

她終於問了。

從院內走出了一個農人，臉上塗滿着塵垢，使人分辨不出他究竟是有多大的年紀；祇是他那兩條濃眉，長過眼角，似乎在象徵着他還是年青的，穿的衣服，破了，已經破露了膝骨和一塊肩膀。他用陌生的眼色注視着她：

「找誰？」

「這是姓張的嗎？」

農人點着頭，默認着。

「她的臉紅了。」

「我找張老太太。」

農人的眼睛一面追隨着她的視線，在猜想着什麼；一面在問着她：

「你是誰？」

「……………」

「找張老太太做什麼？」

「……………」

以後，張老太太走來，沒有說什麼話，便把她引進屋了。屋內很黑的，她避入更黑的一角去，讓兩隻手交又起來，遮着胸脯。張老太太問了她許多話，她不說，祇是搖頭，或是點頭。直到最後，她垂了頭。張老太太說：

「你媽心眼真多，叫你來了，這不是又多給我添心事嗎？」她望望那個農人：「鎖子，你的媳婦來了，你看怎麼辦？」

鎖子走近她的身邊：

「媽看着辦吧。」

「鬼子不是要抓人上前線嗎？」

「那都是瞎說！」

小蘭勉強着自己的動作，偷偷地望了他一下，她的臉便紅了。

張老太太揚起頭，眼睛望着房間的木樑，向自己打着商量。最後她是這樣決定的：

「你們拜個天地吧！」

於是小蘭與鎖子磕過了幾個頭，她的髮辮在頭後捲成了髮餅，穿起一件新的花衫，便做了新娘。

太陽沒過了天邊，開始了她的婚夜。

然而她正在整理着房間的時候，她聽見院門被敲響着，然後在院內起了談話的聲音。過了一刻，她隨着張老太太走出去。她看見鎖子在兩個鬼子兵的面前垂着頭不自然地動做着：

「老爺，我家祇有我一個男人！」

「不行的，我們太軍叫你去的。」

「晚幾天，不好嗎？」

「明天早晨，不去的不行！」

鬼子兵走了。小蘭幾次地走過了鎖子的身旁，想探詢探詢他是什麼事情；可是每次她都是紅着臉離開他。當張老太太一邊哭着，一邊說着，她才明白了——那是鬼子兵要強迫着她的丈夫做苦工去。她問張

老太太：

「不去不行嗎？」

「那怎麼行呢！你知道隔壁老子家一家是怎麼死的嗎？那還不如去，也許有個活路。」

張老太太的眼裏凝住了兩滴淚水。

「你去給他縫縫衣服吧！」

遠處的軍號響起來，使人失去了安靜的睡眠。在張家的三間草房裏，一間裝放着農具，一間是外屋，燒飯的地方，一間圍集着三個人：鎖子躺着，閉住眼睛翻轉着，張老太太躲在一邊偷偷地流着淚水，小蘭縫補着，一件夾衣，她常常注視着他，可是對他沒有說過一句話。

夜漸漸地深了，張老太太坐着打盹了，鎖子抱着被子的一角，好像已經熟睡了。小蘭縫好了夾衣放在他的枕邊，並且拉開被子，遮住了他的前胸，手留在他的被邊，手指相互地揉搓着。當張老太太的身體轉動一下的時候，小蘭便偷偷地將手縮回自己的身邊。她清醒着沒有一些的睡意，直到天亮。張老太太問她：

「他要走了，你有什麼話說？」

她沒說什麼，祇是把她的兩角鈔票，從自己的衣袋移到他的衣袋去。

天 眞

驗薄的初夏。

和風展着輕翅到處飛，一片新綠映在面前。

山嵐上站着森嚴的松林，山麓圍着一條茶樹的衛兵。

岡巒擺着永恆的靜姿，林間的小鳥互相試着新曲。

草叢裏藏着圓白的蛇蛋，泥堆邊生着綠色的菌傘。

淙淙的山澗奏着山靈的細語。

一幢破舊的茅廬遠對着山澗。

寂寞的山居。

謝挺宇

午後的，惱人的陽光潑灑地照耀着每個峯坳，也照耀着這孤獨的茅廬。靠着窗，看着外面美麗的陽光，爛腳的瑞子也依稀地覺得山景的可愛。

可是，病了濕氣的爛腳，三年來沒有出過房門一步了，知道山下是怎樣一個天地？

山下有條長長的鐵路，哥哥就在鐵路上做工人，一年好容易才得回家三兩次。

那年在山上不知中了什麼毒氣，腳又爛又腫，寸步走不得，青春就在毒病中挺過去了。

上都市的夢也完了。

——已經二十三歲了呵！

淒涼的家庭：伴着兩歲半的姪女阿菊和嫂嫂美子，三個人寂寂地過着窮苦的生活。

那麼一位勞苦的，善良而又狠毒的嫂嫂啊！

有茶葉時摘茶葉，沒有茶葉時得砍柴，這樣一份不工作就得捱餓的家。

可是她病倒了，這樣不死不活的煩厭的病。前幾年，跟嫂嫂上山下山地勞作着，雖然辛苦，可還有點意思。

在二十歲的那年她病倒了，哥哥是第二年下山去作工的。山上是更增加寂寞了。

起初，嫂嫂服侍着她，希望病快地地復原，嫂嫂是多麼親切遇到呵！

但是，不久有了阿菊那小丫頭，寂聊的家裏是更忙碌起來，服侍她的注意力也減少了。多麼可厭的阿菊！

哥哥沒有多少錢拿回來，貧困的家裏多了一個吃飯不能作事的瑞子，嫂嫂是更加辛苦，脾氣也漸漸變壞了。

有時吃點飯，有時咬咬山芋，像賞給瑞子吃似的，那麼一付難看的臉！

可是，把阿菊倒看得像寶貝似的，一個大的病人不值小丫頭，世上有這樣沒良心的人！

要是病好了，哼，得報復……

沒良心的嫂嫂可回來了。

美子揹着阿菊沿着山坡走上來，手裏提着一隻空竹籃，一頂笠帽把臉遮了大半個，在路上走不動似的。

滿面流着汗，進門來，放下了背上的阿菊。就喘着氣兒說：

「要餓死的啊……山下來摘茶葉的……像螞蟻似的，到月底不知道領得到多少工錢呢……」

瑞子靠着窗，懶洋洋地抱着肥腫的腳，輕輕地哼着：

「哦……我還沒吃東西呢，給我一點兒水吧！」

「……」嫂嫂沒有給她水。

嫂嫂換了自己的衣服，打了一盆水，替髒污的頭上生着熱瘡的阿菊揩着臉，看着這位因久病把性情變古怪了的小姑，心頭就嘖咕着：

——懶惰的東西，誰害了你似的，也不想人家辛苦！

阿菊要吃奶。

給阿菊喂飽了奶，把換下來的舊衣服捲作一團，看看這連小孩也不能看管的瑞子，就在窗外堆着一點枯樹枝，圍上一個圈子，讓會爬走的阿菊放在裏面，一面對阿菊說：

「好好地裏面玩兒啊，嘍，媽就回來的。」

看了瑞子一眼，她就上山澗那邊洗衣服去了。

阿菊在窗外地上爬着玩兒，瑞子在窗內靠着窗，閉着眼咒咀似的：

——現在是，連水也不給喝了……洗衣服也不問問我，我的衣服穿上一個多月了……瞧着吧……

天上有幾片浮雲飄着。

阿菊的，自樂的啣唔聲，跟着小鳥的叫喊，特別顯得濟朗；在白雲底下，在草叢間，在山澗邊，在一切生物的或無生物上，琅琅地深遠地響着。

太陽貼着山頭，黃昏的斜陽撫着破窗，也撫着瑞子的枯亂的頭髮，頭髮下有顆怨懣的心，無從發洩的苦痛的心。

不知什麼時候起，阿菊的啾啾聲停止了，一股血腥的異味發嘔地撲到窗子裏面來。

「什麼味兒啊！」

瑞子迴過頭來朝着窗下，阿菊正把指頭咬在嘴裏，睜着漆黑的小眼睛，笑嘻嘻地發呆。

隨着阿菊的眼光看過去——

「——」

瑞子嚇得喊不出聲來。一條墨綠的碗粗的大蛇，爬過了樹枝，盤着一個大圓圈，在阿菊的對面，仰着三角型的尖頭，睜着發光的眼睛，眈眈地注視着阿菊。

阿菊爬在地上，也仰着頭，描着一幅無邪的微笑，傻里傻氣地笑着。

笑着，看着這希奇的動物，阿菊把右手舉起來動了動，大蛇的尖頭也跟着舉高了幾寸。

阿菊再爬着。

在窗上驚得一時發呆了的瑞子，一瞥的猶豫間，忘記了一切的苦痛，一切的過去與未來，不知那兒來的勇氣，猛的爬起來，搬動着三年來未出房門的爛腳，忍着狠命的徹骨的痛楚，搬起了一塊放在那邊的磨

刀石再艱難地把雙腳掛出窗外……

山澗邊，提着衣服回家的美子，驚奇地看着這坐在窗上的，意外的瑞子。

阿菊的頭和那發亮的尖頭已捱得很近，阿菊正伸起手來想捏過去——

看中了那尖頭，一石頭拼命地擲下去……

看見了上一半的美子，在路上大叫一聲，沒命地跑過來。

用著顫抖的手，一石頭正打在大蛇的前半身，大蛇噙的散開了那盤卷的巨大的軀幹，痛苦地扭動着。蛇身正要繞着阿菊，瑞子忘其所以的從窗上跳下來，沒有站妥，就一把抱起了阿菊。

口！
努力地，迅速地提起一雙不靈便的腳想跨出樹枝時，大蛇對準了那隻左爛腳，箭似的就是復仇的一

阿菊看着那盤旋顫動的大蛇發笑了。瑞子嚶的一聲，咬住牙，忍住那致命的疼痛，到底跨出樹枝來。

大蛇也扭着受傷的長軀，蠕動着爬走着。

美子氣急敗壞地跑來，一把抱住了瑞子，看見那條深綠的長尾巴，蜿蜒地沒在豐草中去了。

「媽媽！」

阿菊抱住了母親的脖子，美子一手抱住了孩子，一手扶着這一向被埋怨的小姑，一切的感情都摻合

着湧合着，眼淚滲透了眼膜，感激的話也說不出來。

斜斜地，再也站不住的瑞子，一歪身就倒在草地上。左腳的血滲滲地流着。

「啊！」

美子俯下身來，驚得叫起來，可是瑞子却輕輕地：

「阿菊，阿菊沒有嚇着麼……」

「呵，沒有……」

美子忘了一切的感謝的話，俯着頭注視着她的腳，深動的熱淚，就迅速地大粒的滴到受傷的爛腳上。

瑞子苦痛地浮着微笑，看了阿菊一眼，眼睛慢慢地閉上。

美子忙着去找水，阿菊撫着瑞子枯乾的頭髮。

頭髮下有顆溫柔的心，現在是溫柔地暖相了。

和風在山坳裏舒着輕翼，清香的氣息佈滿了黃昏的山谷。

一片暮靄封上峯巒。

改變

余白萊

八月的季候風，從遼遠的墨西哥灣吹來了，這一年一度的好天氣，使沉鬱的巴梳城，照往年一樣，顯得年青，活潑。兒八月的天空是淡藍的，一眼望去像個風平浪靜的海。午後的陽光明朗地映照大地，一切的景物都璀璨地在生輝。人們在街頭鑽動，常常發出一連串愉快的笑聲，混和着街車的騷音，一同地透進晶明的天體裏。商店的櫺窗上，加利福尼亞來的果品，波爾多來的美酒，丹麥來的乳酪……正以牠們的美色美味，誘惑着每一個饕餮的過客。飯店的經營者，爲了挑逗小市民們的食慾，在敞開的窗沿上，擺着熱騰騰的烤肉，強烈的香味，立刻向各處流佈了。某處的幾家舞場，正舉行午後的茶舞，爲了增加門券的收入，演奏着流行的新歌。歌唱着火奴魯土人們的詩意蒼鬱的生活。歌唱着他們古銅的膚色，玲瓏的獨木舟，和馳譽世界的草裙土風舞……這麼着，愉快的歌聲很快地，就瀰漫整個巴梳城。

一個人，此刻打斯別特街拐角的一家裁縫店走過，例外地纏着一副跟這愉快的環境很不相稱的臉色。那臉色蒼白而略帶病容。他沿着邊道走，每一步都很安閒。若是要說起速度來，似乎就僅能跟一隻解放過爲繩足比賽。他沒意識到走過些什麼路，和擠過身邊來的是些什麼人。這麼着，在某一個拐灣，陡然有着這樣的聲音飄進他的耳畔：「你是瞎子麼？不然，爲什麼走路也不帶眼呵……」這時候，他纔發覺自己已踹汗了一位太太的人造絲襪；於是他趕忙向對方道歉，目送着那女人滿意地走得遠了，這之後，纔漫不經心地繼續走他的路。那模樣，彷彿特意給自己作一個試鍊：看看自己藐視這世界究竟達到什麼尺度？因爲照常情說，像他那樣還只在中年的人，若是並不色盲，大概沒有誰不愛利用自己的眼睛。

許多年以來，他就有着這樣的習慣了——從早晨到黃昏，或從黃昏到深夜，常常離開自己的屋子，離開自己的工作，茫然地在街上混日子。世界早就跟他疏遠起來，沒有朋友，沒有家族，沒有任何一點社會關係。誰也不會意識到巴梳市上會有這麼一個住民的存在。他的姓氏，歷史，換句話說，他先前怎樣生活過，關於這一切，大概除了警察署，誰也沒有關心的義務。只有斯別特街一家樂器店的司關人，爲了他那張標着不同國度的臉孔，常常大驚小怪地笑着說：「日本先生！日本先生……」但，即使在這樣的時候，他也不曾給自己來一次辯正。雖說這在旁人，也許準會急於這樣聲明：「你猜錯了，我是中國人，先生！」

此刻，他走到近郊的貴族區來了。這裏的市容顯得更壯麗，更年青了。午後的陽光烤炙着寬闊而平滑

的柏油大道，每個物體的陰影巧妙地在這裏摺合着各式各樣的圖案。微風掠過碧油油的街樹，抖落了葉子上的金星。遠處，隱約地可以見到閃着波光的海，海上的白帆和籠罩着灘海上空的蓬帳……近處，許多富麗堂皇的餐店，正流着無數穿戴漂亮的食客的潮水，爲了炫耀各自生活的美滿，大家總愛扯高嗓子談論着一些沒有公開必要的私事。從敞開的窗子上，不時有美妙的音樂流向街上來。他踏着抑揚的音階，悄悄地拐進一家叫做阿波羅的酒吧間去。

阿波羅酒吧間今天的生意似乎特別好，每張桌子都擠滿了人。他後悔自己的冒失，正要返身踱出去時，一個侍者卻柔聲地提醒他：「那邊還有空的坐位，先生。」他順着侍者的手指所指的方向望過去，在一個陰暗的角落上，一張可以容下四人的桌子，只給一對夫婦模樣的客人佔着，此刻他們正俯下頭，聚精會神地盯着各自膝蓋上的報紙。於是他蹣跚着腳，輕輕地走上去，侍者趕忙打背後給他拉開椅子，讓他坐定了，隨後翻着詭媚的嘴臉端上菜牌來，他簡單地吩咐侍者：「一瓶威士忌，另外一份牛排，就這然。」便連菜牌也不瞟一眼，從口袋裏掏出一支抽了半截的雪茄，燃着，重新又狂抽起來。

對面的那位女客，大概因爲給香煙薰得發昏，噙着，狠狠地揚起報紙，煽着，想煽走重重包圍着四周的煙霧。一邊以充滿了鄙視和嫌惡的眼色盯着他，可是，那眼色立刻就變得柔和，怒意且很快地從臉上收斂了。

喜悅。

「呵，您不就是李×先生麼？」那女人輕聲地帶着試探的口氣，臉上可掩不住由於這發現所激起的

「唔，是你？」他吃了一嚇，疑惑地囁嚅着。

「是我呀，記得來吧？」

「記起了，梅……」

靠着那女人左邊的男子，陡然把腦袋從報紙上抬起來，莫明其妙地坐在那兒發呆。女的彷彿沒有意識到身旁那男子的存在似的，繼續說：

「我想不到居然會在這兒碰到您……您改變得跟以前彷彿像不同的兩個人。」他默著，表示同意似地點點頭。

「我們不會得者你的消息有一大把日子了，許多人都懷念着您——」

「有這樣的事麼？」

「您是那麼一個有天才的人，只要是您的友人，誰不愛戴您……」

「……可是，一個願意跟我相守至死的人，她卻說過，我是天下最沒有用的廢物！」

「唉，」女的想了一想，感慨地太息着說：「過去的那樁事情還值得您這樣重視麼……單就是我，站

在女人的立場上說，我也看不起那麼一個不忠不義的女人！」

想起過去的那些日子呵，他曾愛過那麼一個可愛的女人，她有着完美的頭腦，正如她並不缺少一副較好的相貌。上帝會饒恕他。爲了這一個女人，他可以拋棄一切！可是當他們開始有了第一次的離別，一個悲劇也就開始了。因爲那次的離別並不會依照原定的計劃那麼長久，當他由於某種障礙而不得已折回歸途時，他決心一聲不響地回到她跟前，想着若是能够這樣做，就可以給她帶來了意外的歡迎。然而生命的捉狹卻多麼殘酷呵，當他再一次來到那曾有過他們的羅曼斯的舊遊地，而打算在那兒可以會到她時，他卻發見她正跟別個陌生男子幹着不知已是第幾度的偷情呵……

「您不想想李先生……」那女人繼續說話的聲音打斷了他的沉思。「您即使不爲您自己着想，也應該爲大家着想，忘掉那樁舊賬呵。不是有着許多青年都在盼望您回國給他們一些指導麼……想想那些青年人的熱忱吧……」

坐在女的偏旁的那男子，邊搔着光禿的腦袋，邊眨着嫉妬的眼色。陡然唐突地湊近女的耳根，粗聲地說：

「這位就是你常常提到的李×先生麼？」

「對了。」女的冷冷地扳着臉孔回答。跟着和藹地給他介紹了：

「這是你的外子，他姓程……」

「哦，久仰！久仰……」他輕微地彎彎腰。

「五年了呵！」女的陡然想起了什麼，嚮著激動的調子說：「許多事情都改變得跟原先兩樣了……便是我，我也改變——我結婚了。」

那禿頭男子，怪不好意思地重新又把腦袋埋到膝蓋上的報紙，那模樣，彷彿他患了極深度的近視。

「結了婚的人就不很自由了，對不對？阿李——」她緊緊地盯着他的臉部，彷彿要從那邊找尋些什麼。便繼續說：

「你卻沒有拘束……可是，太孤獨也實在太難堪了……人的感覺真是多麼自相矛盾呵……」

彼此都不由地太息着。

這時候，侍者恭敬地端上各人吩咐過的酒菜來了。那禿頭男子顯然是個饕餮的食客，開始毫不拘謹地動着手中的食具，以致刀叉常常發出鏗鏘的聲音。

「請呀，阿李，」不知在什麼時候，女的已這樣親熱地稱呼他了。

「讓我們乾一杯吧，這種見面的機會是很難得的……」他喃喃地說，抖着手斟滿了兩杯威士忌。

「什麼時候您學會喝酒了呵？」女的顯出驚奇的樣子說。

「來到這個地方就開始學會了……」

「酒能够少喝些纔好呵。」她教訓着。

「不過……」

「您也抽煙呢……」

「是的。」

「不很好，阿李，這些習慣能夠改正，您的身體就不致於像現在——」她盯着對手蒼白的臉色。

「別提這些吧，梅……讓我們碰一碰杯吧！」他興奮地高擎着酒杯。

女的不好意思再跟他瞪扭，勉爲其難似地提起酒杯來，杯和杯互相碰着，以致酒激盪得冒起泡沫從邊緣上濺到桌子上了。

他一口就把那杯威士忌呷了一半，她卻只用舌尖向杯緣舐一舐就攔下來，這麼着，那禿頭男子立刻就把手槍過手中來，故作驕朋地道：

「酒原是補血妙品，喝小量的話，包管有百利無一害。」可是他卻仰起頸脖，咕嚕咕嚕的把整杯威士忌灌進喉嚨裏了。

「……若是能够的話，我是多麼希望您恢復過去那樣的黃金時代呵。」女的思索了一會，慢吞吞

地吐出這句話。

「你真這樣想麼？」

「怎麼不真呢？……你這人……你這人真正改變得跟以前不同了……」她似乎有點生氣。

她的話沒有錯，他的確改變得跟以前兩樣了。這就是說，在先前，他也曾恰合人類所應有的分寸那麼地混過生活。並且，在某種意義上，他算得是一個現實生活的成功者了。想想過去的日子呵，在他的生命史上，居然也有過這樣的黃金時代：他的演說曾贏得萬千聽衆的掌聲，他的文章曾博得萬千讀衆的熱淚，他的策劃成爲了同志們行動的指南，他的姓名成爲萬人的偶像……可是，後來由於給在同一運動中的某人出賣，他的生命開始受到無理的譴蔑與迫害。輿論開始攻擊他了，報紙上冗長的論文寫着他是人類福利的障礙物；寫着一個民族若是多了一個像他那樣的份子，這好社會就沒法支持到萬代以後；寫着他那流人本不應歸入人類之列；寫着他那流人能早日毀滅，國家就可以長治久安了……從此社會再也不容他插足，也沒有誰把目光移到他身上。於是他只得委屈地逃亡了，逃得萬里的海外來。他要給世界看看，是否他就這麼輕易被打倒？是否一個孤立的人就無法生存？這麼着，靠了先前節省下來的一筆錢和眼前一份卑微的勞作所得的收入，把每一個慘淡的日子支撐下去了。他很慶幸自己能這樣生活着。在這些日子裏，他甚至覺得世界再沒有什麼東西比孤獨來得更好了。他偏愛孤獨，一直到了五年後的現在。

「五年了呵，」他開始興高彩烈地自讚道：「你擔心我不能活下去麼？看看我吧，我在這世界已孤立了五年，然而我還活着，活得很有把握……」

「我了解您的意思，老朋友，」女的耐心地向他勸說。「您是因為那次給老X的背叛行為打擊了，所以灰心，對一切的朋友都採取不信任的態度。但是，您不能為了一個人的無恥行為就唾棄全體呵。並且，如今的情勢跟五年前大不相同了，輿論對我們這一羣都好感了……」

「有這樣的事麼？」

可是他的對手似乎沒有留心到他的疑問，依舊關切地繼續說：

「……別老留在國外……回到中國去吧，不久您就會恢復您會失去的一切……想信着您自己是個有才能的人吧……即使碰到困難，也應該繼續鬭爭呵……」

「我不回去……」他回答着，眨了眨因喝威士忌弄紅了的眼睛。

「爲什麼？」

「因為我很滿意自己眼前所過的生活……」

大家都似乎感到無話可說，跌在沉默的深淵裏……

夜色不知道在什麼時候已從窗外溜進來了。

舊的客人一批批的離開了這兒，跟着一批批的新客又鑽了進來。

他原想還補充幾句意見，但忽的不高興再說了。和侍者清了賬，他便溫婉地向他的對手告辭了……

在街上，他碰到一隊軍樂隊在前面走過，許多野孩子熱心地跟在背後。人行道上也擠滿了男男女女，大家的視線都盯着這一隊怪模怪樣的樂隊。

有人粗聲地解釋着：

「市民體育協會今天正式成立囉，晚上要舉行拳鬪……廣告上這樣寫着的呵……」

樂隊中的一個黑漢子高擎着一隻廣告牌。他看到：

白黑兩大民族大搏鬪！

賽員：加州拳王美倫泰恩！

紐約拳王吐倫——美籍黑人！

座價低廉！

他不自覺地跟在人羣後面，慢慢地踱着。

終於，他來到市民體育協會了，買了門券，連蹦帶跳的闖進會場去……

弧燈的光翻起了白熱的浪，環着鐵索的擂臺上，兩個魁梧的鬪士出現了。立刻着臺上萬千痴狂的觀眾就從四方八面揚起了洪亮的采聲，彷彿一連串打在岩岸的巨浪。矮小的裁判員揮着汗，喘着氣，用暗啞的沙嗓子宣佈開始拳鬪了……

鈴聲響了，於是那兩位英勇的拳王便開始你來我往那麼地迎戰着。這一回加州拳王受傷了，倒在擂臺上，可是立刻由於觀眾狂熱的激勵，又爬起來，毫不示弱地反攻了……此刻，忽的情勢突變了，紐約的黑人拳王鼻子淌着血，可是羣衆的采聲使他忘卻自身的危險，他照樣支持着戰鬥的姿態，敏銳地迎擊着敵人的要害，於是扳回一個勝局了……

「這纔是生活！……哦哦……這纔是生活！……」他低吟着，感動得眼睛快要流下淚來了。

他沒有看到終局就溜出了會場。在街上，他不停地用手敲擊着自己的腦門，那模樣，彷彿他在要搗碎一些什麼，不光是他自己，而是整個世界！他覺得渾身都湧着一股無比的力量……

「我得改變我的生活，像拳鬪一樣……」他對自己這樣說。

地震

蘇聯法捷耶夫原著

韶光譯

——一篇關於遠東生活變革的蘇聯短篇故事

在一九二〇，太平洋陸軍集團的一部份，爲了履行在日本干涉戰控制下面締結的停戰條約，撤離了中立地帶，在鐵道以外三十公里。「璠幹克」第二步隊深深撤入了低溼的森林地帶，到了奧訶夫卡村。在那兒，這步隊正在建築冬季的營房和軍需貯藏所，預期着一個重新爆發的游擊戰。

已是八月了。冬季的營房和軍需貯藏所都已落成。然而，却不見糧食和軍火運到。好像這步隊完全給人遺忘了一樣。整整一個月間，這些戰士們收到的糧食，就只是一點點的小麥。

於是就決定派出兩個官佐梅格拉和愉卡，到那最近的種植五穀的山谷間求救。

兩個官佐同是生長于烏蘇里南部的人：一般的年紀，也來自同一的鄉村。他們是一對好搭檔，又真的

是好少年，好似橡樹那樣地高大和強壯。梅格拉是一個喜歡夢想的人。他習常躺在草埔上，凝視着白雲，注望着陽光在樹枝上的戲躍，以及早晨中午黃昏那些陰影的顏色錯綜交織的姿態，來消耗他的空閒的時間。愉卡（在俄文是愉快的意思）相反的，凡事都要知其所以然；他喜歡一切的技藝，他那靈活的手做起工來也滿有技巧。他敏捷而快樂，正和他的名字相符。

爲了要不至于在附近的活地迷途，他們就由一個本地的打虎的獵人佛洛羅維支護送着，他是一個老游擊隊員。他那碩大的軀幹很像彼得大帝，不過是還要闊大而且有着鬍鬚。他的鬍鬚是那樣的長，那樣的密，據說是可以辟除許多農人的災禍的。

他對老虎的態度是親切的，然而却有點不敬；他就只把牠們喚做「咪貓」。在他一生中，他生擒了的「咪貓」不下三十隻，至於打死了的，他常常說，數也數不清了。那些活的就送給康斯特的店鋪，交與德國的動物園，死的地，就給民國商人販去製造藥材。

佛洛羅維支的臉和全身，滿是癢傷和抓痕；他的右手左臂彎和腕節之間是給老虎的利爪抓傷的。有一次，他和他的兩個兒子，追着一隻雌老虎和三隻還未長成的虎雛。這些獵人們緊追着那些野獸，一連三星期，毫不給這雌老虎一個覓食的機會。後來，那些虎雛却失掉力氣了。這雌老虎，給許多獵犬緊跟着，好容易給這些獵人追過森林，然而要向她瞄準，仍舊是很困難的。在天色未晚以前，他們已經抓住兩隻虎雛了，

接着又捉到了第三隻。佛洛羅維支在狂追的激動中，驀地發覺在黑暗中那隻雌老虎正和他面面相對。他手裏拿着一根繩子，從旁邊向那雌老虎衝過去，用胸部猛撞着她，那衝擊的力量，竟使那隻雌老虎倒翻過去，背部在地上滾，同時，佛洛羅維支也失掉了身體的平衡而倒下去了。跟着，那隻野獸顯露的牙齒閃爍在佛洛羅維支的眼前，牠那咆哮簡直要把他震聾了。這老頭子再也沒有旁的法子，就只有把他的拳頭盡可能的插進雌老虎那張開的大口中去。呻吟着，喘息着，那雌老虎咬着他的手臂，那時，他的兒子們爲恐誤傷了他，又不敢開槍，只用槍桿亂擊着那雌老虎的頭，直到那獵槍也折斷了。這時，老頭子掙着抽出一把短刀刺進她的心腔去。

佛洛羅維支因爲被迫得一下子要安靜幾個月，所以當他和人結伴的時候，便很喜歡說話了。一路上他對愉卡和梅格拉說了好多正經的話語。

那談話是從梅格拉的問句開始的：

「怎麼伯伯你不怕老虎呢？牠們不是很兇的嗎？」

「爲什麼我要怕牠們，當我曉得牠們是更加怕我的。」那老頭子回答着。「真的，我們打獵的人是喜歡告訴人家一隻「咪貓」咬傷這個一隻熊咬傷那個這一類的故事，但是這一點也不真實。最兇的野獸也想躲避着人哩。一隻野獸不是到了沒處逃避時是不會咬傷人的。在森林中比人更可怕的野獸是沒有

的了。」

現在佛洛羅維支開始講到人去。很明白的，他對於人類的意見並不是屬於最有好感的那一類。

「不但野獸怕人，就是人也相互害怕，甚至一個人還怕他自己哩。」這個老獵人說。「大概是二十年前吧，我曾做過一個探險隊的嚮導？那領隊是一個很有教養的軍官，他還繪了一張我們這地方的地圖哩。有一次他對我說：『你是一個老實人，佛洛羅維支，你有孩子那樣的眼睛。』我就對他說：『眼睛是沒有關係的，我卻有一個鷹的心。』」不，他說，『你是一個很高潔的人，你高潔，是因為你生活在大自然中。』我就對他說：『人不能希望從自然得到什麼高潔。如果我們莊稼人是在統治着自然，也許從跟它的親近能够高潔起來，但是現在却是自然在統治着我們哩。整個星期我們掘着樹木的殘幹，直到我們流出血和汗，到了休息日呢，我們便把「瓦嘉」酒來大飲特飲，非到打個你死我活不休。自然給我們的，只是慘痛和憎恨，並不是高潔的情感。』——『請看那「高爾地」吧，』他說，『他們完全是一個野蠻的民族，但是他們生活在自然中，好像孩子們一般。他們不是很高潔嗎？』——『是，』我說，『我承認他們是高潔的。這是因為他們依照友愛的道理生活着，但他們把自然看得好像一個後母，是很怕她的。』這樣，我不讓他說過我。但不是真的嗎？我們生活得壞極了。真是壞極了。不管我們怎樣的去爲公道奮鬥，情形還是和從前一般。我希望一次地震會把全人類都震掉。也許那些還活着的，能够開始一種新的生活。不用再擔心。』這老頭子

這樣說明着，微笑地看着他的兩個同伴。

他們到了那他們要在那兒分道的溪邊，在未開始那要各自西東的遠行以前，他們就在一棵松柏的樹陰下吃點東西。這頓東西吃過了以後，佛洛羅維支突然說道：

「少年人，非是老夫眼熱。你們前頭的路途是可怕的。那是一個怎樣的森林呀！真是一個死的森林。沒有鳥隻，沒有野獸。就是風也吹不到那兒。好寂靜呀！」

他脫起他的帽子傾聽。他的眼睛奇異地閃動。梅格拉和愉卡也翹首靜聽着。那密密無縫的叢林聳起在他們的眼前，像一堵危牆沒有一片樹葉搖動，沒有一點沙音響着，也沒有一絲絲的風，只有那流水無力地喃喃低訴着。這兩個少年人向老頭子擲了一眼，彼此又相互看了一眼，因為還是年青，他們開始笑起來了。

一一

事實上，這森林是這麼的繁茂，連陽光也幾乎射不進這密密的枝葉來。人那麼高的羊齒類植物，一動也不動地站在周圍，好像彫成的一般。空氣是那樣的潤溼和窒悶。地上散滿了因年代久遠而橫倒的死了的朽爛的樹木，上面已經滿生蘚苔了。在散蓋地面的腐木與爛葉之間，梅格拉和愉卡好多次給他陷到半

腰去。

他們一面走着，一面談天說地。起初，他們談話是因為已經遠離了那可怕的奧訶夫卡，所以心境比較得快活。到後來，他們談話却是爲了怕靜穆，那籠罩着他們的靜穆。

晚上，他們靠近篝火坐了好久，凝視着火焰的舌尖。

早晨，梅格拉提了茶壺去汲水煎茶。他走下那溪流，剛剛彎下腰去裝水的時候……他開戰抖起來了。一棵枯樹橫架在這溪流的上面；一條巨蛇躺在它那發霉的樹幹，牠那盤旋的軀幹像濃綠色的寶石般地閃亮着，它扁小的頭靠在那捲曲的身上。眼睛死死地瞪住梅格拉，就像兩個金點。籠罩四圍的寂靜，只有給那流水喃喃的低訴打破。

當他在裝水時，梅格拉的手不住地顫抖着；在他回主的途中，他幾乎禁不住要拔步飛跑了。有一種念頭驟然在他的心裏湧現：拿來福槍，回頭往溪邊槍殺了那條蛇。然而，他却没有那麼大的勁兒來驅他這樣做：他怕再轉回去。

晚上，這兩個少年人十分意外地開始吵起嘴來。愉卡正要燒起篝火，而梅格拉却固執着那是不必要的。他自己也茫然於爲什麼不應該有篝火。他怕那篝火的火焰一把他們映現出來，黑暗和靜穆使會用力來窒息他們。然而，愉卡却以爲在森林中最安穩的莫如靠近火光。

於是他們就開始吵起嘴來，甚至連他們的聲音只是一種細語也不自覺到。

梅格拉吁吁地說：

「沒有火已經夠暖了。我們可以用外套捲起來睡哪。」

愉卡吁吁地回過去：

「有一堆火燒着，總是好一點的。你到底是怕甚麼呢？」

因為被人責備到他胆怯，梅格拉發怒起來了，他又吁吁地說：

「倒是你怕呀，你才怕留在沒有火的地方哩。就是沒有火也不會冷的哪。」

「我不知道你原來是一個這樣的人，」愉卡激怒地說，「有了一把火，總是要安全一點的。」

終於他們是燒起了篝火來；但是他們吃菜湯的時候便彼此都不看一眼了。他們再不像以前同在一塊兒睡，而是各自睡在火堆的西邊了。他們醒來的時候，還帶着怒氣，而且眼睛浮腫。

整天他們彼此都不說一句話，也不敢互看一眼，怕的是再吵架。在那一天當中，他們爬過兩個很大的火山崗。到了晚上，就是愉卡也不想再燒起篝火了。

梅格拉已是準備這樣說：

「哈哈！你並不比我強哪。現在你也承認這兒是可怕的了。」

然而到底不願意給人家曉得他也在害怕，他也许會因此故意燃起篝火來，兩人都要覺得這森林是更加可怖了。

終夜他們來回逡巡着，一點沒有睡，對於每一個意思的聲音，都像動物一樣地尖起耳朵傾聽。

早晨，梅格拉發覺到在他們前一次歇宿的地方遺失了一把小斧頭。這又是再次吵架的原因了。

「原來你是這樣一個糊塗虫，」榆卡狠毒地說着。

梅格拉瞪着他，眼睛充滿了憤恨，說：

「但是包袱是你細的你細的，是你。」

後來，他們就互相覺得對方討厭了。榆卡想梅格拉吃得太多了（因此，他們的糧食也許將不夠支持到全程），他的唇是那麽厚而可厭，他又是懶惰的，全部的工作——如起火燒晚飯，洗茶壺，細包袱等等，都留給他——榆卡自己做。在另一方面，梅格拉也以爲人只相信榆卡爲人爽快，但事實上，他却是個奸滑卑鄙的人。而在他們故鄉榆卡的家庭被人視同盜賊的那種觀念，也就不再離開他了。

現在他們全沒說話。他們的憎恨一天天加強，但却仍舊怕再衝突或火拼，而讓自己在那森林裏空悶恐怖而滅亡。他們各自離得遠遠的躺下去睡，但終不能合眼，爲了補失眠，有時在日間睡了一刻。這樣，在他們就好像是走了一個世紀一樣了。一天，他們爬上那以峭峻與野景著名的威爾維特山隘。他們走到最高

處，已是暮色蒼茫。而且極度的疲憊了。那是幾乎難以置信的，那佈滿繁星的大空，恰好在他們的頭上。風呼呼地括着。那浴在星光中的森林，遠遠地躺在底下。

這兩個少年人在黎明之前就開始走下山谷。在他們到另一灣水流的途中，驀地被一陣突如其來的嘩啦嘩啦的聲音嚇呆了。在這末許多時日的寂靜以後，這突然的聲音是可怕的那原來是一羣松鷄從矮矮的叢莽中飛起來。愉卡梅格拉緊望着這些生物，幾乎不能相信他們自己的眼睛。

這森林漸漸地稀疏了，快到中午的時候，他們來到一個陽光照耀的山谷。一灣悅目的清流擋住他們的去路。對岸，蔚藍的天空底下，極目可到的都是無際的田園。農婦們正在那兒收穫小麥哩。

這兩個少年人，把衣服脫了起來，就潛入那冰冷的水中。他們一邊游泳一邊笑着。於是愉卡這樣說：「我們終於出來了，不是嗎？」就開始大笑起來。

他們互瞪着對方的眼睛——這是從他們起程以來第一次——而覺到他們是變得怎樣的消瘦了。梅格拉爲愉卡覺得心傷。他轉過頭去，他的眼皮開始迅速地瞬動了。

三

愉卡和梅格拉走出森林中來到的那個山谷，正是「蘇站斯克」軍團駐紮的去處。這軍團繞着一條

紆迴小道，終於能夠將糧食運給「璠卡斯克」聯隊。

游擊戰爭又重新爆發了。直至一九二二年才終止，那時候是蘇維埃的領土上已經連一個日本兵也沒有了。愉卡梅格拉和佛洛羅維支都在游擊隊裏打杖，直到戰事終止。

戰事完結以後，佛洛羅維支仍然回到奧訶夫卡獵虎，這時，不消說是捕給蘇維埃的動物園了。愉卡和梅格拉也去求學。

又是十二年過去了。

他們三個人在社會主義的國土上，都以平凡和不惹注意的生活開始。現在却都變成全國聞名的顯著人物了。

佛洛羅維支所捕的那些老虎，在莫斯科，列寧格勒，卡可夫，底夫里斯這些大都會的動物園裏都可以看到了。往這些動物園裏看野獸的孩子們，指出那些老虎是佛洛羅維支抓的，那個烏蘇里的著名獵者，奧訶夫卡村集體農場的農人。

愉卡去學建築鐵道。他在烏拉爾諸山，嘉扎斯坦，克衣岷斯，以及高加索等地建築鐵道。一輩子從沒見過鐵道的人，現在居然能夠在他所建築的路上旅行了。其中如瓦跌克，嘉扎克斯，科列爾斯和列斯桂斯這

些地方就是這樣的。在許多車站的榮譽表裏，在其他聞人的名字當中，乘客們仍然能夠讀到托落菲姆·愉卡的名字。

梅格拉學的是繪畫。他的作品在莫斯科，巴枯，高羅夫卡和梅尼安俄這些地方展覽着。到處都說這些！把新的生活精神一滴一滴地灌輸進人們的心中去了。

一九三四年的秋天，梅格拉回家了。

他已經不認得那些舊的熟悉的地方。就是人都都變不同了。沿着舊的烏蘇里鐵道，敷設了千公里的雙軌。好的突擊隊——在一把紅旗底下，而不好的突擊隊——就在一把破布的旗下。好多晚的夜間，梅格拉接連幾個鐘頭地看着那些曳引機的探燈的光芒，和聽着那些從田間送來的比火車的喧囂更響亮的它們的發動機的嘯鳴。

在那些車站，駐有許多紅軍。他們都穿得很整齊。當火車在車站停得久了，梅格拉就看到他們在操演和訓練着。他們都是勤勉的學生。每個剛從鄉間來了不久的少年，都能把一架機關槍折散，復把它接合起來。知道各個部分的名稱，曉得一個戰士在戰場上的責任，而且準備着隨時犧牲他自己。如果想，在這世界上有任何力量能夠逼這些人撤離鐵道三十公里，那真是多麼荒謬可笑呀。

飛機在森林上的天空翱翔。它們的發動機的轟鳴和那有節奏的火車的震聲混合起來了；牠們的影

子翔過那集體農場的金黃色的田野，翔過那河流湖沼的碧藍色的水面。這飛機，像百靈鳥與鴿子一般，已經變為本地景緻的一部份了。

梅格拉以含淚的眼睛凝視他的故鄉，想着——「這是我的父親，我的弟兄們和我耕種着的土地呀——那以我們的汗，淚，血溼透了的土地呀。現在人們都在這土地上開始生活得很好了……」

當火車到了那戰時「潘格斯克」聯隊從那兒撤退到奧訶夫卡的車站時，他是格外地激動了。

梅格拉跳下月臺，看見愉卡在他的面前，穿着藍色的短袴，胸前佩着列寧的勳章。

「啊，法捷！」——愉卡喊出來，好像他們的分離只在幾日前，而不是十二年了一般——「你到甚麼地方去呀？」

「你在這兒幹甚麼呢？」梅格拉喊道。

他們各以如急雨驟至般的問句來詢問對方，而不等待回答；他們接吻，相互震搖着對方的雙肩。他們還一樣的是強壯的少年人，只有愉卡頭變禿了——那生在臉上的淡紅色的眉毛好像兩叢萋萋的小草一般——而梅格拉的頭髮也斑白了。

後來，梅格拉說他要去那個老頭子愉卡也說他正在這兒建築一條新的鐵道。梅格拉想，那老人家已經等了十二個年頭了，他們還是暫別幾天吧，這種暫時的別離，於他們原是沒有什麼害處的。於是，他便

離開了那火車。

四

榆卡正在建築的這條路，剛剛是向着十四年前恐怖使榆卡和梅格拉不敢于把對方殺死的那個森林伸展着。這路線準備築至威爾維特山隘，而且還要伸展到海口哩。

當那晚他們在星空底下站立於威爾維特山隘的最高處時，他們那能想到當中一人有一天會把這山隘全部摧毀呢？然而現在這却成爲事實了。榆卡正在準備轟毀這山隘。他裝埋在這山隘的炸藥，有滿滿的二十六車之多——這是一件人類史上從未聽過的事。這山隘是聞名的遠而且闊，聳立着宛似一個滿裝菜餚的麵餅，正在等候人們吃它一般。還有一人攜帶了兩架電影攝影機——一大一小——要把這轟炸的壯景拍攝起來放映在銀幕上，使人人都得看見它。

晚上，三個人同乘一輛特備的車，沿着榆卡建築的那條路開去，在天快亮的時候，到了奧訶夫卡。他們正在打算着要拉佛洛羅維支一同去。

集體農場產品的分配，正在奧訶夫卡舉行。一隊滿載穀物的車輛站着積塵的路上前進——十五輛車子，各載着六七袋的穀物。這一切的穀物，都是屬於集體農場的農戶伊凡·普盧底訶夫一家的所得。

跟在那列車子後面的，是一隊前道着一羣集體農人的樂隊，這樂隊有五枝喇叭，每枝各響着不同的音節，因此要走得步伐整齊是不可能的。然而陽光在喇叭上發亮，紅旗在車子上飄揚，每個人都覺得出奇的愉快和歡樂。

當那隊車子向普盧底訶夫的庭前浩蕩而來的時候，集體農場的主席從車上跳了下來，就跑去開大門，那時樂隊吹奏得更加響亮起來，不過每枝喇叭都奏着不同的調子罷了。普盧底訶夫是一個身材短小的人，臉上麻得好像縫衣的針箍一般，跑到大門口，站住了，驚喜得用他的小拳頭緊緊地按住他的胸部。

集體農場的主席伸手去拿出他的簿子來，開始誦讀着普盧底訶夫一家人曾經做了幾天的工作，他們應得的穀物是多少。然而普盧底訶夫並不去聽主席在念什麼；他只把他的拳頭緊緊地按住胸部一直問道：

「這是我的嗎？這都是我的嗎？」

他是怎樣地給他的暴富嚇呆。人人都覺得好笑起來了。影片拍攝者從箱子裏取出小的攝影機來。開始拍攝着這列車子，繼而樂隊，繼而普盧底訶夫。那邊站着梅格拉在拭着臉上的眼淚，他想着要把這幅圖書寫進書布上去是多麼的困難呀。生活上的一切都在變革着，一切都在前進着，而在畫布上却是那麼的停留着不動。

他們找着佛洛羅維支在家裏。他坐在桌子旁邊，從他的眼鏡看着一顆小孩玩的地球儀。這老頭子雙手把那顆地球儀轉來轉去，宛似一個醫師在診視咽喉眼睛時拉轉他的病人的頭一般。

當他聽到人家在向他請安，他就拿開他的眼鏡喊道：

「什麼客人呀……」

他還是那麼強壯，只有鬍鬚斑白了，而且爲了要給孩子們見着不至於害怕起來，他還把它割到差不多是只有以前三分之一長的光景。

「他現在變得多麼的高潔呀！」愉卡說着向梅格拉使了一個眼色。

「現在我就可以高潔了，」這老人莊重地表示同意，連笑也不笑。於是用一隻粗大的手指指着那地球說：

「我正在看這行星上有多少海洋。多得很呢。我們應當建造起潛水艇來。多多的潛水艇……」他旋着那顆地球，是旋轉得那麼的快，在那上面一切的海陸地都混成一塊雜色的圓團了。

黃昏，他們向威爾維特山隘慢慢地前進，因爲那兒鐵軌還只是草地敷下而已。

不消說，這地方再也認不得的了。沿着這鐵道線，那死的森林是給炸藥炸得遍地都是窟窿了，因此只有殘斷的樹幹隨處伸出，像散落了的牙齒一般。車子一時陷進深深的淤塞的河道，隨即又爬出石岸來，那

石岸的高度，直使兩邊的空間變成峭巖峻壁似的。從前那條溪流仍然在那兒奔流着，但却兩岸濯濯了。道路過處，架了一座木橋。要是梅格拉再在這溪邊尋找那他看過大蛇的地方，不是有點太傻了嗎？

當他們到了的時候，天色已經漆黑了。他們沿着一條無盡頭的河岸的泥路走着。兵營和天幕的前面燃燒着篝火。車子陷進泥土裏。在夜的黑暗中，它的警號狂嘯着，它的車燈光輝地照射着。

「啊，老伯伯你的老虎都嚇跑了！」梅格拉說。

「很好！我的時代已經過去了。」佛洛羅維支很安詳地回答。

五

到了早晨，威爾維特山隘已經炸毀了。梅格拉和那個老獵虎者從一個兩公里遠的小山崗的隱處觀看這次的轟炸。在那兒，那馬鞍式的山隘以及四周森林裏一塊塊的藍色黃色的田地，都很清晰地看得見。攝影片的人也同在這小山崗。他的大攝影機安置在一個三腳架上。

他們看到在鄰峯匆忙着的那些人，還聽見榆卡的聲音在罵誰，那在他自然是沒有甚麼不應該的。熙攘忙亂停止了，人們也都躲避去了，一時變得很寂靜。

突然地，全個威爾維特山隘開始慢慢地向空中騰升，在那馬鞍式的山隘的凹處，一股濃黑的烟，

直地墜入雲霄。起初，這股烟冒出好像一根柱子，後來才漸漸地展開。正在那時刻，爆炸的轟鳴聽見了，一陣氣流向臉上冒來。在烟塵之中看得見石子在飛揚。

這轟炸的聲音，不像礮響，也不像雷鳴，那是一種強烈的地下的轟聲，它的聲浪充滿了周圍的空間，而且還在地下波動着，因此梅格拉和佛洛羅維支不但聽得見，而且全身都感覺到。從那雲烟裏飛射出來的石子，好像礮彈一般，開始在撞擊着山崗附近的樹木了，那山崗後面，便是梅格拉和佛洛羅維支躲避的地方。空中充滿了嘯號和吁吁之聲，那拍達拍達的馬蹄聲和打穀機的鳴吼，都在大樹枝的哀號聲中消沉了。石子開始在他們觀看轟炸的那小山崗降落下來，其中的一顆石子，從兩公里遠的距離飛來，擊碎了那攝影者站着的地面，他渾身是汗，繼續不斷地在旋轉着他的攝影機的把手。

當一切都過去了時，一片黃灰色的霧還迷漫在空中。最濃厚的是近轟炸的中心點。待那片霧消散了，就看見那山隘的馬鞍形低凹處的角開是更闊了，中央成了一個滿積石子的深深的峽谷。而尖角那邊的淺藍的天空，也遠遠的就可以望見了。

威爾維特山隘四周的森林是剷除摧毀到只剩一些殘片零枝了。整個區域裸露在灰色的塵土中，點綴着的是石頭和連根拔出的殘斷的樹幹。就是這山崗的另一面，那梅格拉和佛洛羅維支隱避的地方，好多樹木的樹梢，也像給一把怪大的割草機割過的一般。

然而最有趣的，要算是轟炸以後第三天發生的一件事了。一個態度安詳頭髮斑白的老者來到這轟炸的地點。他是在管理一個地震測驗所的教授。他的測驗所報告這區域發生過地震，於是這教授就來此地調查了。他好久未敢置信於這次地震是出於愉卡的意思的，然而，當他終於相信了的時候，他快活得好似一個小孩子一般。

這教授收到一滿袋的松柏球，算是給他的贈品。他和佛洛羅維支同在一輛車子被送回去。這兩個老人家，變成很親熱。一路上，時從車窗探出灰白色的頭來，兩人是那麼的相似，差不多誰都可以被認為農夫或是教授。

詩歌大衆化的再認識

蒲
風

一 前言

二 國防文學與詩歌大衆化

三 我們面對着大衆

四 新形式的建立

五 實踐上去檢討批判詩歌大衆化

一 前言

當前的文學是國防文學，在詩歌上則應是國防詩歌，這裏，我來提出詩歌大衆化的再認識，也許不無人提出異議的罷？人們不是健忘，而是承認新的口號的提出，決不是對於舊的表示根本遺棄，時常還是對於舊的業已下了相當的估計。

所以，當前的需要是國防詩歌，我承認，我提倡，而且我爲是而學習寫作着。

然而，正因爲我們要鼓吹國防詩歌，我們要學習寫作着國防詩歌，我覺得提出詩歌大衆化的再認識，比不兌現的空言談來得更加有意義。除了實踐，口號是不中用的，而國防詩歌必因詩歌本身之大衆化根性而更放萬丈光輝。

下面，我便首先談到國防詩歌與詩歌大衆化。

二 國防文學與詩歌大衆化

國防文學的提出，不消說，最主要的條件就是我們當前的共同目標是救亡的國防。爲着中華民族解放，我們集合力量，加強力量。國防文學是跟着中國大衆的反帝，反封建，反漢奸的抗敵聯合戰線的浪潮而生長。

國防詩歌，文學之一部門的詩歌，肩起了一切的同樣的任務。

但是在民族的危急存亡之秋，在火線上短刀相接的刹那，誠然，我們應如瑪耶闖夫斯基之所說，我們應「以我們的武器當我們的歌」；而現今，我們在這裏談論着的暫時還只是「以我們的詩歌當武器」，雖然同樣是一個戰鬥的場面，並且爲着履行「以我們的詩歌當武器」，不能不同時即「以我們的武器當我們的歌」這兩句話我不願意機械的地作對立解釋。

在這裏，我們了解國防文學，國防詩歌，是唯其賴我們了解真正獻長於國防的是整個中國大衆，才有其存在的意義。因爲國防少不了中國大衆，中國國防文學只能僅是面對着中國大衆。

當我們一想到方塊字之難於傳達，普遍，當我們一想到沒有多少大衆能夠真正了解我們的東西，我們了解許多真正有熱情的中國大衆還被擯之於寫，讀，甚至於是聽，或唱的門外，我們應當覺得提出國防文學是有點心虛。

然而，國防文學却是當前的必要，因噎而廢食的是傻子，如果我們有了疥癬，我們只好帶着小疾而踏上火線。

在這個地方，我覺得大衆化對於國防文學（詩歌）意義之偉大，唯其我們能大衆化，國防文學才能更放光輝。

國防文學（詩歌）應是具體的要求的話，它的內容應該最低限度包含這兩方面：一、以反帝及組織

民衆鼓吹民衆鍛鍊民衆爲內容；二、以大衆化爲唯一條件，作爲形式去傳達內容。

凡是最有力量的有國防性的文學作品，常是富有大衆化性質的歌謠。在外國，我們不難得到證明，成爲法國大革命的推動力之一的，是被民衆們所愛唱的「馬塞曲」——卡爾馬紐爾；「革命前後始終被蘇俄民衆所愛好的，是白德內宜的歌謠體。這些，我們都不應忘記。列寧夫人的列寧回憶錄裏有一段大衆裏所流行的歌，雖然那是失地後的亞爾薩斯地方的法人的悲哀心聲，你看它是多麼疼人心情：

他們奪取了亞爾薩斯與羅陵：

但是，永遠不能有我們的心！

拿去吧，我們還是法國人；

它的流行，連旅客也可以經常聽見，你看它是多麼

你們能夠德國化我們的土地，

大衆化！

在東北不錯，每日都發動着偉大的抗爭，但是，最少這種聲音也應還在老百姓中漂流着吧！
在中國，我們的國防詩歌是唯其能大衆化而始有偉大的生命與前途的。

三 我們面對着大衆

其次，讓我們來面對着大衆，我們來檢討，研究大衆一向所熟悉的東西吧！

大衆裏雖然沒有幾個像我們智識份子那麼文縐，淵博，然而，我們不能否認他們有讀物，讀不識的人

也有他們的歌曲的。自從文跟言分了家以後，他們一直的使浸在這種平民文化的教養裏，他們之受此浸淘，可以說還是歷史悠久。假如我們費神去蒐集起來，那些大衆裏頭所流行的歌謠、時調、彈詞、小曲……會多過新詩集，這是鐵般的事實。

當然，我們無必要去通通把它們蒐集前來出全集，那也許被認爲是傻子工作。但，我們對此却不能不虛心去作一番考究。我們要曉得它們的內容與形式，我們要了解它們的所以吸引人的長處。

所以，我便先來開始一個內容的檢討：

唯說到內容，我們必須深深了解，大衆的讀物，決不是通通都出自大衆，而且說不定大半是一般比較接近大衆的文士們寫出來的。所以，很難看見有積極的反抗性的東西。通常在歌謠上偶有反抗性的流露，而這決不是曾被作者（文士們）們所願意當作目的而去提倡的。

近年來雖然頗流行那些舊瓶新酒的作品，而真正曾經大衆化了的却還是前一類。屬於前一類的內容，大概可有如下各方面：

1. 生活寫照 雖然外亮實是宿命論的或封建性的，而總有人物，有真實的（雖然常是作者的虛構）生涯貫通着。譬如孟姜女尋夫，作者就先由新年的鬧熱場面寫起，寫別人合家團聚，燕子雙飛，清明掃墓，更採桑插秧；而孟姜女的丈夫萬杞良出外造長城，填上冷寂，田園荒蕪。一直到終結都是同一的場面。作者顯

然是以故事的淒切去吸引人的。

由於下面所引證的「佳人送飯」（關東老調）中之上半段，對於歌謠上之富於農事、賣買、及日常生活諸情況，我們更可以得到證明：

佳人送飯往莊南，

肩上挑着根楊木扁担。

前面一個黃磁罐，

後邊一個小竹籃。

磁罐裏盛的是高粱米飯，

江菜黑豆對牛磨。

籃裏放着兩張餅，

還有鹹菜豆腐乾，

三棵大葱兩頭蒜，

外加兩個大麵團。

行走之間來得快，

早到自已地頭前。

忙把飯退來放下，

叫聲夫君把飯餐。

農夫聞聽抬頭看，

直起腰來放下籃。

用手一指開言罵：

「罵聲賊人太不賢。

人家送飯早回去，

你看過了午晌天」

佳人聞言開口笑，

「叫聲他呀你聽言；

你往南窪來下地，

奴家在家好作雜！

看看缸裏沒有水，

小奴無奈自家去擔。

咱家米糧全無有，

你看犯難不犯難！

東鄰二大媽家借來的米，

西鄰三孀孀家借來的米。

柴火雖有無乾的

點在灶內火冒烟。

好容易奴家作中飯，

你見飯晚氣冲天。

將就些兒吃點吧，

等到秋後收成好，

牛羊肉秤下家中放，

以外買下豆腐乾。

想吃熟菜奴去作，

燒黃二酒買二燻。

你自吃酒不爲樂，

奴家陪你猜二拳。

哄得農夫無了氣

拿盞弄勺把飯餐。

2. 有貫通故事情節的骨子 像上述的孟姜女尋夫便是情節動人以情愛去貫通的一個好例。彈詞、大鼓書，對於這點更加值得注意。許多古舊傳本，被寫成了彈詞，它的唯一的長處便是能夠抓住悲歡離合的情緒。貫通這故事情節的思想是基於舊的世界觀上的忠、孝、廉、節、義……這些正是他們所要表現的主題。譬如大鼓書「關公戰長沙京韻大鼓」作者便由長沙府守帥韓玄坐廳寫起，側面道出關公的生平——忠、義、勇的故事，而激起了黃忠的「人威馬飽往外冲」歸根還是道出了他的忠與勇。

反面，痛罵奸臣秦檜嚴嵩……或其他忘恩負義的自然也是不少。

3. 戀愛 這一方面的東西最多，也最有可觀，約略說來可分兩種：A. 長篇故事的，如梁山伯彈詞，但多是滲雜着其他的故事情節，不敢如梁山伯一樣的露出男女的情愛。B. 肉麻的性的表現——寫尼姑思春，寫風流寡婦，寫深夜偷情，寫調戲異性，情綿綿，意惻惻，如畫，如照像，如真情實景，雖然有的地方過於肉麻，它們中仍有許多却不能被否認爲仍是最富有藝術風味。原本的五更調，玉連環，四洲調，十八摸……便是屬於這一類但過於失於淫蕩。唯考究起各地的山歌來，却也不少很有涵蓄的。茲略錄二三如下：

A. 山入看倒藤纏樹，

出山看倒樹纏藤；

樹死藤生纏到死，

藤生樹死死也纏！——客族山歌。

B. 大河水，幾時得到小河流，

妹的纖手白如藕，

羅時得來做枕頭？——河北民間情歌（一）

姐有心，郎有心，

那怕山高水又深；

山高也有人走路，

水深也有擺渡人。河北民間情歌（二）

C. 太陽起山往上翻，

姐在房中綉牡丹。

東邊綉個「紅日起」，

西邊綉個「月下山」

「月下山」——

把那綉在月中間。——安徽情歌之一

在宗法社會的禮教束縛之下，性的解放的反動殊為難免。而且，正因為人人都有同一要求，而那些肉麻的調子（未曾舉例了）得於傳流。假如我們不鄙視之以為有傷風雅，則我可以告訴大家，許多文豪之性的描寫並沒有高超過它們。至於類以上列三例中之一類，則更多至於無窮，它們之富於想像的譬喻象徵，是顯明的事實，新詩人對此也許不免慚愧，新詩人的東西，會有幾個是如此真情，情深的地去表現過來呢？

4. 民情風俗及反抗性之流露——像童養媳，養婢的苦處，交際不自由之閨怨，出嫁前後之情景，對盲目婚姻的埋怨，祖讎情夫之泰然自若的態度……都應有盡有。假如城市詩人要想認識農村或過去的中國社會時，這是必要的東西。我們由於這裏，我們還可以曉得老百姓的苦情，的流露。

譬如，下述一首通行山東的民歌，我們一眼便可以曉得女性的被人鄙視的情景：

小烟袋兒下腳撮，你是兄弟我是哥。

裝壺酒兒咱倆喝，喝醉了打老婆。

打死老婆怎麼過？——
有錢說個花大姐，沒錢娶個灰老婆。

男尊女卑是舊社會遺留下來的最關緊要的思想，由於下述一首通行北平的，及一首通行陝西的，我們便可以曉得真話：

A. 擊擊擊，鼓兒响，張郎來娶李家娘。

扶待新娘上了轎，轎子一起抬走了。

爹爹腳踢脚，媽媽哭壞了。

爹爹說：賒錢貨；

嫖娼說：坑了我。

走走走！再休提！誰再要女兒誰是驢——通行北平

B. 青石頭，响叮噹，我爹賣我不商量。

賣的銀錢還了眼，不與小奴做開房。——通行陝西

只可惜有反抗性的少被錄載，不被鼓吹，所以通常我們只可以在他們的苦痛處，或爽快處了解他們的反抗性。下面略錄數首，以見一般。

A. 公鷄叫，要起牀，雙手扶小郎。

小郎流了尿，口口聲聲要吃糖。

十八姑娘九歲郎，夜半點燈抱上牀。

深更半夜哭吃奶，——我是你妻不是你娘！——童

養媳

B. 骨頭響，戰滿頭，我去非沿饅花牛，

非沿低，非沿高，聽見娘家柳樹梢；

柳樹梢上公鷄叫，受氣；挨打誰知道？

娘想我，哥來叫；我想娘，誰知道？

——擲住柳兒吊死了。——豫西歌謠

C. 野神野鬼住野宮，野雲野雨起野風；

野心野肝野肚腸，野情野義野老公。

風流死了風流埋，風流和尙來做齋，

風流妹子來弔孝，風流死了風流埋。——客族山歌

D. 講起革命愛行先，那怕敵人刀插天？

殺頭好比風吹帽，坐監好比翻花關。——客族山歌

明曰了這些，多少我們也可以了解民情風俗。下面再錄兩三首，以供參考。

A. 二十五，做豆腐；二十六，買牛肉；

二十七，店債逼；二十八，攤設法；

二十九，答應有；三十，不見面；

正月初一拱拱手，去年年底對不起。——「十二月」

永嘉語謠

B. 喜鵲叫，客人到；老婆問里躲，女兒門前掃，

5. 滑稽 半真半假，中國或又插入神話，常能動人心意。

A. 小花驢，上南窩，蜘蛛迷河際斷橋；

葫蘆沉了底，碌碡水上漂。

東西路，南北走。

十字路上人咬狗，拾去磚頭去打狗，

磚頭咬着狗的手。

大兒拿去破衣當，丈夫問前陪坐問：

「客，晝飯已吃了不？」——永嘉語謠

C. 年來了，是冤家！

兒要帽子女要花，媳婦要衣走娘家，

爸爸媽媽又要香燭祭菩薩……——永嘉歌謠。

俺說這話你不信，老鼠含着繫貓走。——楊漢歌謠

B. 打翻拿棹打翻坐，先「生」我來後「生」我阿哥；

我媽行嫁我把傘，當日我同公公排排坐。——客族

民歌。

至於形式上，有下面幾項值得注意：

1. 抒情的歌唱的——常是單純簡潔，便於合唱。

2. 故事的，現實的……不重詞藻的形容、修飾。

3. 滑稽的，童話的，神話的，諷刺的。

4. 擬人的，譬喻的，雙關的，意象的，象徵的。——但，一點也不神祕，不難懂。

5. 有自然音韻，有韻腳，所以常是方言的。

6. 慣用三字句、七字句，最通常普遍的為七字。

7. 對話的，或自問自答的。

8. 有形式的連環性，轉接靈活，可以長篇的敘事的地抒唱。彈詞、大鼓調特別可以敘述故事。

9. 凡是可以歌的，形式重於整齊，較刻板而有一定形式，唱的歌謠則可以任意伸縮，不必劃一。

前六項及第九項，由於上面的諸例中，我們不難找到相當的證明。第七一項下面可以舉述一個例：

小白鷄，上白梁，從小在俺老娘家，

老娘給俺官粉擦，一擦擦到十七八。

「這個女孩給誰家？」

「東莊裏，老王家，也是樓，也有馬，

也有大車走娘家」。

「誰來接？」「哥來接」。

打着火，擦上煙，「俺上後樓去打扮」，

梳油歌，鎗金簪，紅袖褲，綠纒邊，

小丫鬢，夾紅毡，「問娘過幾天？」

一天又短，路又遠，過到臘月二十三，

來家辭兒也不晚」。

割上爆震，買上樓，劈拍劈拍過新年。……諸城歌

純粹是對答的，除對答山歌以外，小放牛也就是這種形式。從前「新詩歌」上石靈有是調之模倣，成續頗佳。

至於形式的連環性一項，像新的一些五更調，由一更二更三更而牽連到其他毫不關連的事體時，是業已被應用得過於機械。新的「十二月花名調」，「十二月調」，「廿四枝花名調」，「十思想」……都差不多成爲濫奏的了。但，除了用這些去開頭連貫的以外，彈詞上更多用首段之末句作爲二段之開頭的，一篇長長的故事，常賴是而流利地被敘述了下去。值得我們去注意的是在這最末的一項。茲舉述一例。

百句聽來五十變，你莫作屋（我）耳朶聾；

依恃跳你唔瓦動，風箱牽來火受紅；

莫作老子山禾雀，依恃跳你唔瓦動。

惹到老子心火起，一拳做你扒灰公！——客族山歌

蒲風的「牧童的歌」（新詩歌歌謠專號內）便利用過這種形式。

10. 疊句——這也很常見的形式之一，在合唱中很有一些便利，而且，有時就內容本身來講，也常能因是而加重力量。例如：

姐兒生來面皮黃，遇個情郎又不久長，一命見了閻王，

一命見了閻王！

爹娘面前不敢哭，那轉身回到自己房，痛哭了一場，

痛哭了一場！

桌子底下燒紙錢，那椅子背後篋酒漿，哭一聲短命郎，

哭一聲短命郎！

露水夫妻不載孝，做一雙白鞋被窩滿，表一表良心腸，

表一表良心腸！——豫西民間短曲。

對此，新詩人的作品中，也常有此例。小家平常可以多多留意。

說到這裏不錯，有的地方，我們誠然可以指說它們爲幼稚、淺薄（其實也正是其優長處）；然而，我們決不能說它們爲完全沒有技巧。並且由於它們之留傳歷史之悠久，我們得承認，它的所有的長處，都不是故意弄出來的標新立異，常是最自然不過的合乎中國大衆口味的東西。

在這裏，爲着詩歌大衆化，爲着詩歌應該是大衆的糕糧，我們應該堅決地承認，我們踢去了舊的封建思想，通過新的世界觀而利用歌謠、時調、彈詞、小曲、鼓詞等等的長處——批判地採用上述諸長處——去制作新形式，爲正確的一條大路。今後，問題不在於理論上的建立，而是我們努力的結果，這些新形式完成了如何的程度，我們應該怎樣去繼續開闢、指導、批判的問題。完全的模倣舊形式的時代已經過去，下面我要提出來跟大家檢討的正是近年來業已建立了的新形式的問題。

四 新形式的建立

如果你機械地判認「新」與「舊」，則新的永遠離不了「舊」，新形式永遠不能建立。反過來說，假如我們的東西是通過了當前的時代觀、人生觀，而且我們的作品有現實生活的映照，在形式上極能接近

大眾，但決不似五更調、無錫景等之有一定的形式，則可以說是新的形式業已建立。

新近有許多詩歌，不是像新月派的那般像嚼細石子的音調，也不像現代派的那麼悲春傷秋，垂頭喪氣，但是，它們接近口語，方言，它們除有實真的內容與通過了適當的形象化手法外，並不故意去賣弄神祕難懂的技巧。比起前一輩詩人劉太白、劉豐農的歌謠體來，它們好像又沒有深分顯現那種歌謠的形骸，而且作者們決不是有意跟他們一樣的地去把歌詩描摹，模倣。比起五四、五卅以來，郭沫若、王獨清、蔣光慈、馮憲章……的熱情、豪放、慷慨悲歌的新形態，則又不十分像那麼樣的歌唱的激盪，略而又帶點敘述、抒寫。然而，它們決不是不能歌唱，不過是新詩歌的形式是多樣的，而那一種慷慨激昂的調子，無妨讓給上述的早已建立了的形式處理，或者合作地去處置，這裏的意思是不一定硬要逼它們去「李代桃僵」。

這麼一類的詩歌，我們叫它爲新詩歌的新形式。

爲這新形式而努力寫作的有溫流、蒲風、王亞平、江岳浪、史輪、任鈞、楊騷……各地更有許多同志，目前最可以供我們參考研究的是溫流的「我們的堡」，楊騷的鄉曲及其他散見在茫茫夜、都市的冬、路工之歌、六月流火、生活、未明集——諸集子裏的東西。茲舉述一些例子如下：

A. 比四五隻猴子還大，

活在這裏可沒有點用場；

瘦猴子弄個把戲，

還有人拋個鍋子幫忙，

他水過幾桶老板，

却誰也沒點商量。

摸摸猴子餓瘦了的面孔，

曉得老李並沒撒謊：

「這兒的世界雖然闊，

却不是當咱們是人的地方？」

就硬起心腸走路，

忘掉了水底下的家鄉。——溫流的「耍猴子的」人」

B. 繃圈套在肩，

一隻手牽着鞭，

一步一步，像鎚打在釘上，

斜着身體走向前，

狹的路像座刀山。

上灘下灘，下灘上灘，

礁石的笑叫他們心戰：

由得它太陽晒焦了頭，

風吹個滿臉，

雨淋個滿肩，

他們總得走同樣的船頭，

走同樣的河岸。——溫流的「船夫」（以上均見「我

們的堡」中）

C. 你該記得罷，父親留下的幾畝田地，

哪，那是白白地費了我們許多氣力！

我們犁了田，播了種，插了秧，

但太陽像火盆，田裏像油煎。

我們沒有抽水機，有，也沒用場；

因為池塘見底井水深陷河水乾。——楊懸的「椰曲」

在寫信內之一段

D. 沒有爸爸領着，

沒有媽媽跟着，

三個不滿十歲的孩子，

在垃圾堆裏亂尋亂搶。

.....

破麻袋搭在肩上，

找遍滿街的垃圾箱，

不怕風，不怕雨，只怕那

陽光，晒的禿瘡發癢。——王亞平的「孩子們」（都

市的冬中）

E. 七月裏，

火般的太陽，

田間早稻黃？

阿三，匆匆趕路忙，

流着汗，

汗珠閃閃露金光，

靜靜的看

別人割的割，擔的擔，

男女老幼一樣忙！

想起家來

心在痛，手在癢！

阿三，

強壯的農夫，

不願當官兵，

匆匆逃命忙。

想起家來

心又痛，手又癢。

——一邊走來一邊想！

——一邊走來一邊想！

夜.....
滿風的「農夫阿三」

夜中）

茫茫

F. 自從我嫁入了李姓家，

我日夜生活在窮苦日子裏：

挑水、做飯，耕田作地，

割草、取柴，洗衫補衣，……

儂儂一担金色的穀，

打了百千輪迴，

轉來轉去，不變的還是那驛嘴。——蒲風的「窮苦

（集中）

日子裏」。

G. 將軍還鄉了！

流線型的汽車十幾輛，

幾百名侍從，全副武裝！

坐在汽車裏，

他不禁得意地想……任鈞的「將軍還鄉」（冷熱

此外，像岳浪及史輪……等的集子裏，各地的詩歌刊物或報紙副刊裏，我們有的是例，爲着省些紙張起見，請大家自己去體認罷。

在這些新詩歌裏，少有詞藻的形容，而都且像人口的話，沒有不合中國人口胃的嚼細石子的抑揚格（但內在的韻律倒有千萬不能誤會），有比喻，有想像，但並不神祕，不難懂，不故意寫成豆腐乾的方塊，不故意寫春花秋月以及智識份子獨目的傷感……這些都明顯地擺在眼前。

它們有點像歌謠，因爲很通俗，可是這是歌謠嗎？——懷疑詭辯是不中用的，這就是新詩歌的一種新形態，接近大眾的新形式。儘管許多頑固編輯（博物院的古典編輯，他們不懂中國大眾的需要，我敢這樣斷定）還會拒絕發表這些，然而，悲觀是可以不必，惠特曼的自由詩的新形式，在當初，美國老詩人們也曾

憎惡過，甚至驅逐過，我們今日的住境正相同於惠特曼，因為我們的東西，比惠特曼的口語的自由詩得一樣驚人，通俗。人們看慣了黑暗，驟然迎臨了太陽，是暈眩而無知，甚至覺得希奇，這是「司空見慣」的。

正因為提及了惠特曼，大家會指讀我說，惠特曼的東西比上述的更加熱情罷？這個指正是必要的，正確的然而，在中國，熱情的慷慨激昂的調子早是已經存在了的，這已用不着再在這裏指其為新形式。不過，像郭沫若的詩，仍有文語詞調，沒有充分利用口語。這是必需牢記的事實。假如曉得了一種形式的區別，只是基於研究者的便利上因而區分了的，某一場合，我們不必也不容易詳細去在形式上作此分類。那末，最近的慷慨激昂的形式裏，必然已包含有上述的新形式，必然也應儘量的被口語所同化，是絲毫也不必去懷疑的。關於這點，很容易找到例證：

揚子江，揚子江，揚子江！

你不見全國的農村統統破產？

你不見都會與城市經濟恐慌？

你不見你的周圍年年有水災，旱災？

你不見你的身旁天天鬧着失業和飢荒？

.....

哦，慈母啊！你一旦硬起心腸！

便不顧一切地把你偉大的乳漿汨灑於四方。——許

幸之的「揚子江」。

誰給我們以白米？

誰給我們以破衣？

誰曾管過我們的病和痛？

誰曾顧慮到我們的生或死？

溪水淙淙晝夜地奔流，

流呵，流呵，流呵流！

勞力耕種着土地，

土地上結出了粒粒珍珠！

土地啊，

只有你，你

是我們的救主！——潘風的「土地讚歌」（六）

月流火中）

走啊！走啊！

前進！前進！

顯明的在許多地方，它們跟上述時新形式是同胞，或者更是孿生兄弟。

目前大衆化的傾向左右了新詩壇，不僅直接已建立了新形式，在一切方面也不容否認，事實上早已展開了大衆化，口語方言化的動向。

離開了大衆化，技巧是不中用。但，後些歲月，我們在不斷地創作，不斷地對大衆教養中，我們逐漸會相當地提高我們的尺度，我們的技巧會有大大的進步，這決不僅是理想。目前的問題是我們的技巧不能過遠地離開大衆（決不是絲毫也不要技巧）我們的詩人應該在大衆中受教養，教養大衆，同時也接受大

踏破這罪惡的城市，

踏進都市的核心！

踏破遮蔽朝陽的高樓，

踏遍都市四周的鄉村！

看！古剎的縫裏已透出了光亮！

聽！遠村裏可不又是鷓鴣鳴？

走啊。

前進！——史輪的（「踏夜進行曲」「戰前之中」）

衆的教養的。

這樣，新形式會日日增長，新詩歌的前途會永無限量！

五 實踐上去檢討批判詩歌大衆化

然而，我指明了新形式業已建立。日在生長，決不是武斷地說它們都已百分之百的地能夠大衆化，對於新形式之已建立，生長之指明，除了一方面使我們曉得我們的努力業已付與了相當的意義，他方面是使我們都虛心的地再在實踐上去體驗寫作新詩歌外，別無其他更重要的意義。

離開了實踐，不去接觸大衆，親蜜大衆，換句話說也就是只爲一般智識份子而寫作着，那末，賣弄技巧，傷春悲秋的機會是必要。目今我們自己也比較可以安慰的是我們的確親近了大衆，甚至接觸了大衆，大衆使我們確實認明了我們的路線的正確。

我們的東西業已相當大衆化，然而，正因爲我們要大衆化，我們不能不更加虛心，我們應當爲大衆組織詩歌朗讀班，大衆歌唱班，大衆詩歌寫作會……等。我們的東西帶到大衆裏頭朗讀，接受大衆的批判去。也唯其如是，我們可以更加明白大衆的胃口。

在意識上，在寫作的態度上，自然，我們不迎合低級情趣；利用羣衆的情趣（齊調子）而先做一些誘發的工作，那是暫時的，該非我們的本意。

在這些場合，我們詩人本身應有詩歌座談會，詩歌研究會，經常我們要來檢查大衆的需要以及我們所應注意的事項。我們不能沒有更深一層的理論及寫作經驗的研究。我們也還得把整個詩壇的動向關顧。而整個的地，自然，全國有統一的詩人協會一類的團體之設立必要如是，我們可以方方面面都得到便利與進步。

中國大衆一般的藝術修養是非常不夠的，然而，由於實踐，逐漸他們會提高程度。我們的進步，應該跟大衆的進步成爲正比例。

這一點，上面也曾略爲提起，是現階段的詩歌大衆化之唯一意義。

一九三六年八月

偉大的紀念碑

羅烽

記住：

這偉大的紀念碑，

記住：

是九月十八日建立起來，

那一天，

××帝國主義的魔手，

奪去我們的東北！

記住：

這偉大的紀念碑，

記住：

是九月十八日建立起來，

那一天，

××帝國主義的砲火，

將中華民族的自存轟碎！

記住：

這偉大的紀念碑，

記住：

從九月十八日建立起來，

是那一天，

××帝國主義

決定了我們中國的安危。

記住：

這偉大的紀念碑，

記住：

從九月十八日建立起來，

是那一天，

××帝國主義

張開了喫人的大嘴！

記住：

是誰的東北？

讓炮火燬去一條腿；

我們的中國已成殘廢！

記住：

是誰的安危？

我們的殘廢的肢體，

已竟填進××帝國主義的口內！

誰願意：

奪回失去的土地？

起來！

誰不願意：

中華民族的自存轟碎？

起來！

誰願意：

我們的中國不亡？

起來！

誰不願意：

讓××帝國主義吞食，

起來！

不算殘廢。

趁着還有一條腿，

撕破牠的一張嘴，

將我們的土地奪回！

記住：

這偉大的紀念碑，

記住：

是九月十八日建立起來

那一天，

××帝國主義的魔手，

奪去我他的東北！

燬去一條腿，

還有一條腿，

九一八開篇

張若英

轉眼光陰又五秋，

白山黑水到處愁。

自從淪陷在敵騎下，

三省民衆從此無家。

在那時還說是入關安妥，

到而今五年了究竟如何？

華北區被侵佔實亡名在，

南進策實施後華南危殆！

一年來陰毒狠走私獎勵，

大傾銷大賤賣深入腹地。

近且是派艦送張胆明目，

從經濟致死命擾亂中國！

佔平津奪富源日來盛倡，

眼見得我國家就要全亡，
生與死祇一線大夢沉酣，
節節退節節讓是何心肝？

玉碎瓦全已無二路，

自由奴隸何來殊途？

救亡陣線快鞏固，

漢奸國賊一掃除！

打倒××帝國主義，

收復我們失去的疆土！

朝日頌

柳倩

歡迎呀，你初生的太陽！

從今你又散射着溫煦的微光。

昨日的威烈于今帶回，

你又指示晨風之動向。

鬱林止息了整夜的靜穆。

黑夜早爲你停下了呼吸。

上帝喲，小艸上墜露的晶瑩，

是爲誰流着傷心的眼淚！

夏夜，杜鵑已歇了三月的哭號，

世界已沒有淚，亦無哀抑的夢；

一切，亦將停止了抽噎，爲了你，

爲了等候一個光明底誕生，

而付以無邊的熱望。

夏虫的沉默爲何，

實候整羣嘶嘎地狂叫。

朝日喲，我們將爲你衝破雲霓的歡欣，

戰勝暗夜而快慰。

你抨擊一切骯污的偉人！

你東方民族的爆力！

你力底象徵！

你是光明！

你是正義！

朝日喲，萬彙將因你來臨歡騰了！

我們民族呼叫着整夜沒有睡眠。

我們將措乾一滴不值價的眼淚。

注視你每根線條的照射；

這，幾萬萬人將捆成一團，

而承受你熱情的撫愛，

我們已灼熾暴忿的火種，

將投給東方以猛烈的爆炸。

自由，我們需要呵！

阡陌上將爲你銷銘了飢荒，

萬頃的田壟中，

禾黍與小麥自得地搖擺。

布穀在鳴，

將召回往日失去的情熱；

蛙底和歡，

野草欣羨于你初昇的豔麗。

我們昨夜已播下自由底種子，

我們，將爲你曉色留連，

在田畝上，在泥土的芬芳中，

藉以翻造我們這污濁的世界。

爲誰犧牲

石雷榆

四五年來，

「友邦」丘八犧牲了十五萬幾，

想櫻花有淚，

也會哭銷了「大和魂」吧。

強迫當差是「文明」國家裏的徵兵制度。

濫割百姓的血肉來製造毀滅人類的戰器。

戰艦飛機——駛呀飛的

咬搏東亞的大陸。

這大陸，多麼肥沃：

有煤油，有金鑽……

有綿絲，有驢馬，有森木……

有萬千的奴隸役使，

有無際的田野作戰場，

有傀儡戲頑。

有白俄做警犬，

希特拉老哥，咱們好商量，

我給你富源資助，

你給我軍事協定，

大家攜手攜手！

管他幾個五年計劃

咱們的聯合戰線也會鞏固。

但想不到這禮義的古邦，

出現那麼多「匪」徒，義勇軍……

襲擊，劫車，搗蛋，層出不窮，

連自己的丘八也有叛逃，諫屍……

難道忠君愛國的武士

忘却了過去的光榮歷史？

但統計一下犧牲者的數目，

不把婦孺武裝起來也難應付「非常時」

然而有意識的丘八的心腸，

却充滿着遙遠的父母妻子的眼淚，

和詛咒殺害跟自己無怨仇的人類。

他們沒跟長官喝過香檳酒，

他們後跟長官住過大廈高樓，

奪得的一切不是給自己享用，

從島調過陸，從西調到東……

不過遵命往火線上衝，

贏得滿身血痕，傷疤……

直至在炮煙中嘶出最後的哀鳴，

陛下也聽不到這可憐的慘叫，

那是為誰犧牲的呀——「友邦」的兵士！

一九三六、五、十一、夜

一一·六一二·一九

彭 澎

你們舉起了鮮明的旗幟

你們舉起了剛健的拳頭

你們結成了鐵般的隊伍

你們喊着震動全宇宙的口號

你們警醒了迷夢中的同胞

你們踏破了死寂的古城

你們向着敵人的陣營前進

你們那鮮明的旗幟也舉遍了南國的都市

南國的健兒也舉起了你們那同樣的拳頭

南國的大衆也喊着你們那同樣的口號

也結成了同樣的隊伍

也踏着你們的血跡

也向着你們同一的目標邁進

千萬個人的心而是同着一個意識

全國的大衆也同着你們流血

全國的大衆也同着你們洒淚

你們是被敵人的大刀砍傷了

可是健壯的弟兄們還更多

你們是被敵人的槍炮打倒了

可是站起來的弟兄們不知有幾千萬個

同學們 你們才是終古不滅的戰士啊

在被壓迫民族的解放史上

又添了——一二·六 一二·一九

但是啊 這僅是解放過程中的一點血跡

偉大的使命仍在今後的奮鬥

同學們 你們是勇敢的戰士

民族的生命 準備吧

準備今後更多的流血

鐵的紀律，鐵的洪流

駱駝生

「友邦底指導官，要和大家講話；

你們都要集合在村西頭兒的空地裏！

快！快！快！

這是一個翻譯官來傳的大令，

滿村的老小，都說了神，

都抱着一顆撲咚撲咚的心，

你瞅瞅我，我瞅瞅你，都怔着眼睛。

小三說：「爸爸，俺怕！」

英子說：「媽，洋鬼子硬割嘴！」

老人說：「悄悄地！小孩子知道些什麼！」

王五說：「他媽的，八成是搜查柳子。」

李三說：「柳子，昨天晚上早跑了！」

雪，是一片白，月亮也凍碎了——

一半還殘留在碧藍的天心，

一半早碎成了無數的流星。

穩約斷續的鎗聲，也漸漸地沈入了寂靜。

一個大浪打過了船身，平靜裏又爆發了雷霆！

突然襲來了大隊的人馬，好像海嘯，山崩！

狗是給鎖在深黑的屋子裏，

小孩子縮成一團，不敢作聲！

東天雖然變成了魚肚白，但是聽不到鷄鳴，

忽然大門口外，傳來了砰砰的敲門聲，

哦！原來還一對剿匪的官兵——

「媽的，老子們是來保護你們，

雜種！還不趕快起來歡迎！」

若不然，院裏一定藏着胡子，

大隊開來，一齊要你們底狗命！」

碗裏盛的是母雞，公雞早已殺光，

一棟一棟的肥豬，肉大兵把昨夜的死友全忘。

奧田大隊長，嗜着厚嘴唇兒，

喝了一口繙譯官捧過來的高糧，

高橋參謀官，眯着小眼睛說知論長，

談着昨夜裏的激戰一場，

胡子都脫逃了，一個也沒有陣亡，

我們又犧牲了多少，胡子是多麼猖狂！

畜生們，真是神出鬼沒

到底兒，是藏在了什麼地方。

繙譯官，故意地先放了一個冷笑，

他就指着那周圍的民房，說：

「提起鎗來就是胡子，放下來就裝善良。」

參謀官，點了點頭，大家俯耳商量；

一串串的外國話，誰知道是說什麼勾當！

這兒便是村西頭兒的一個空場，

雪地上的老小，誰個敢嚷！

太陽射到雪上，閃着耀眼的金光，

在周圍的刺刀上，挑着人們底希望！

一絲絲的希望，一絲絲的渺茫！

爲什麼候了很久，不見什麼隊長？

當着現在，他又有什麼話要講？

哦！講話又爲什麼抬來了機關鎗？

各個小隊長的眼裏，燃燒着貪婪的賊光！

一顆顆的心靈，由戰慄又變成了硬疆！

死神底黑翼，在頭上拍開了翅膀！

突然爆長似的鎗笑，炸彈似地呼娘！

一羣野獸，狂嘯着奔下山崗，

黑龍江底洪流，捲起了巨浪！

啊！銀色的雪地上，鋪滿了軟條條的羔羊；

點點的殷仁，抱着雪，消失了人們底希望！

消息馬上傳到了北村，王家莊，

退下來的義勇軍，給他們帶來了恐慌：

昨兒早上洗空了西村，今兒早上又是南莊，

官兵和「友軍」馬上又會開到這一方；

全村底男人們，又聚在一處商量。

義勇軍，雖然屯扎在東首的山崗，

但是，他們知道官兵決不敢攻上；

友軍只能找到村民代替，

因爲他們不敢不服從官長。

王老伯說：「只要我們早些迎接……」

張之叔說：「只怕我們招待得不周……」

趙玉修說：「我們若肯領着他們去打胡子的

時候……」

周大畏說：「去吧！打什麼胡子？

他們說我們就是胡子，

洗了我們就是剃好了胡子……」

趙老六說：「對了，橫豎我們是一個死，

我們幹什麼，他媽的，還費心思！

王老伯家裏還有十桿抬鎗，

張之叔家裏還有五支老母猪砲，

趙大叔家裏到也有……」

趙玉修搶着說：「那可使不得！」激鎗令……

兵！周大畏底眼一豎，結果了趙玉修底命，

馬上站了起來，握着手鎗，挺着胸——

「文老弟兄們，不要還發糊塗了！」

害了我們的，決不是義勇軍！

他們是我們底弟兄，我們底朋友！」

一羣小夥子，齊聲喊道：

「我們是他們底足，他們是我們底手！」

「官兵麼？我們兩下裏，也沒有恨與仇！」

我們要殺死的，只是官長與走狗！」

一羣小夥子，又齊聲和道：

「我們要殺的，只是官長與走狗！」

「我們要安排好了步哨，豫備堅守，

「他們露了腦袋，我們就瞄準了他們底頭！」

「小夥子們，各去站好各底部署已經到了時候，

「記住！鐵的紀律，鐵的洪流！」

呼聲將漲破了全村——

「記住！鐵的紀律，鐵的洪流！」

蘇聯農民文學的一考察（下）

張香山

從封建的施行着農奴制度的蘇聯農業制度，經過了十月革命，已得到了極大的解放，但在這困難的革命的建設裏，農村還遇到了非常大的艱難，這些我們可從蘇聯的諸革命戰後的小說裏窺到。

等到新經濟政策的實施，農村建設開始得到了曙光，再繼之以集團農場的着着建設，使蘇聯的農村漸從封建的組織下解放起來，而向着社會主義的建立前進。

但在這複雜的農村的構成下，和複雜的諸農民的階級的心理之支配下，我們的新的農村建設并不是一件簡單而容易的工作。我們知道私有財產制度是從原始共產時代以後直支配着每個貴族、僧侶、商人、農民……的東西，這種遺毒，即是我們新社會建設的最根本的敵壘，也就是我們所特別應強調而加以鬥爭的東西。

會記得伊利奇說過，農民是笨蠢而保守的；事實正是如此，龐大的土地和自然的環境培植了他們那些保守的根性，不像工場勞動者的敏捷和富於改革的性質。因此想根本變革其農村社會的時候，則其困難和麻煩，是相當可知的了。

因此在蘇聯文學裏，祇要是注目於農村社會變革的時，則必然地能注目到這些問題。特別地加強了對私有財產制度和農民的性理的一個剖解和批判。同時能將從封建的舊農村社會發展到新社會的一個階團後，如實地描出來，尤其作為其過渡期的集團農場這個產物，更是被特別地提起來，作為一個中心的題材。

蘇聯的現實的勝利，即是蕭洛珂夫的藝術的一個最大的拍車，構成了「開闢了的處女地」全部的基礎！而同時這部作品，反映了這時代的全貌，和畫起了政治上的鬥爭之諸課題。

到現在止，這部作品已發表了有了三部了，據說今年即可完成，而其企圖乃是想達成上述的諸課題。為深究這部作品起見，先有一述其故事的必要。

故事的年代是從一九三〇起，地點仍舊和「靜靜的頓河」相同——是頓河流域。為建設集團農場起見。從地區委員會特派遣了一個曾是金屬工的達維道夫到農村去指導建設集團農場。

到了農村以後，他得了村蘇維埃議長恩得烈·拉慈妙得諾夫和黨細胞書記馬卡爾，那格里諾夫的援

助，而開始着手於組織，於是就召集農村的富農中農和貧農開會。

集團農場終於順順利利的有了頭緒，但這時却犯了左翼的偏向，他們不但想把一切的穀子作為公有的種子，并且上至田地，下至於牛馬，更進至於家禽——鴨鵝之類的東西，都想公營管理。

這種措施使集團農場起了極大的糾紛，有的趕着牛澈夜逃跑，有的都私殺起鵝羊，這種在物質上的損失，使集團農場上起來了無限的風波。

不僅在物質的損失上如此，就是在對人上，也起了極大的衝突，達維道夫終於被毆得頭血淋漓，而同時那些不慣於所謂新的生活，摯戀着過去的私有物的起了極大的風波。

乘着這個機會而崛起的，是所謂「祖國頓河流域解放同盟」的結社而起，這個組織的目的不用說是想推翻現政權；其內視如何祇要來看一看他們的誓約文，就可以曉得了。

謹誓於天地神明之前，吾等乃頓河地方軍團之哥薩克者也，現特加入「祖國頓河流域解放同盟」，絕對服從吾等上官之命令，對基督教之可呪之敵，亦即俄羅斯民衆之抑壓者共產主義者，鮑雪維基，雖利最後之血沙之一滴，亦決盡全身全力而與之敵戰……僅以吾等之全財產捧贈於正教之祖國的祭壇……」

從這個誓約書裏，可以知道他們的目的了，他們乘着富農的困於集團農場的建設，而隨之以煽動，由

曾是白軍的陸軍大尉鮑羅菲夫爲首領，根植於雅可夫，魯凱支家，作着這種陰私的活動，參加這活動的有三十多個富農，和少許中農并且還計劃拉攏貧農。

這個雅可夫，魯凱支乃是個有非常的文化頭腦的農民，他一面受着叛逆鮑羅菲夫的支配命令，一面却當着集團農場的會計主任，他利用他的頭腦，使指導者達維道夫相信他，同時却從中的破壞集團農場。由於內部的左翼的偏向，再由於過去私有財產制的遺毒，並白軍的反動，所以使集團農村的進行非常艱難，簡直到了末路一般。

救星來了！即是斯太林的一紙論文，那論文是登在三月四日的「鎚」新聞上的，題名是「成功的眩惑」，乃是批判集團農場的左翼病的東西。新聞一到，簡直每個人都想細讀：從晨到晚，三部新聞都讀得像破紙一般爛碎了。

不用說由於這部新聞，所引起來的推測是極多的，連流言誹語，都不一而足——

——據說集團農場要解散。

——據說牛都還我的，是莫斯科的命令。

——富農們都又回來，參加集團農場。

——拿了人家東西的人，都須受裁判。

——…連教會都發還…

但事實果然如此們嗎？我們一看夜裏的黨細胞會義的達維道夫和那格里諾夫的論爭，就可以看到直接的斯大林論文之正常解釋者和左翼過激者的議論了。達維道夫說：

同志斯太林的論文，正是當緊要關頭時聽到了。恐怕連那格里諾夫都能銘感到吧！實際上那格里諾夫被集團農場的成功所眩惑倒了，就是連我們也稍稍有此……但諸君，今後我們得細細思量何處是錯，應改革不可……我們應細細討論，把家禽都發還，羊和牝牛還如舊不發還，這些子情還詳細都不知道。這是想大家討論下子的。如果政治的不好好幹，則一定達到了『馬馬虎虎拉倒！』『從集團農場裏逃出來』的這些結果……

這種說法，立刻引起左翼病的那格里諾夫的反對；但反對斯太林的論文，他還執信自己的過激的行動和言論，結果被送到地方委員會去裁判了。

同時對於這論文所引到的實際議案，即是可決了達維道夫的提案，「小家禽和牝牛還給集團農場員，但是牝牛有二頭時，一頭發還，一頭仍留在集團農場的共同牧舍裏。而對那些不願參加集團農場的聽其自由。

於是在一禮拜之間，有一百人左右都脫退集團農場了，尤其集團農場的第二次突擊隊祇剩二十九人

了，但這幾個也是一有機會即可逃走的人，而餘下的僅是些貧農，富農不用說，連中農都逃盡退走盡了。

這種打擊，使集團農場的進行，發生了致命傷，於是乃出了一個政策，即是對脫走的人，暫不發還財產，家具種子，待秋收後發還。

這種處置激起了脫退者的忿怒，於是都起來了暴動，逼迫達維道夫發還種子，但達維道夫一人挺身阻止他們，受到了極大的毆傷，但始終不肯將穀庫的鑰匙交出來，這結果惹動羣衆破庫搶穀的醜態。

這時受到了地區委員會和地區統制委員會的裁判的那格里諾夫，從地區回到村裏來，他被剝奪了紅軍獎章，而且被遞革了細胞書記的職務。於是他一面申請上告，一面失神的回到家裏來，正是他遇到了這搶穀的場面之時。

紅軍出身的他，遇到了這種可恥的反動的場面，當然是怒髮衝冠，於是獨自個跑到倉庫前，對着怒潮般的羣衆拔出了手槍吼道：「誰近前一步即打死誰，而且向空開槍示威！」羣衆看到了這可恐的來襲都退却了，烏合之衆終於被那格里諾夫給治退了，同時保全了種子的安全。

隨着集團農場的重新改革，和斯太林的卓越的論文，直接乃至間接的使這白軍的反動團體「祖國頓河流域解放同盟」解體了，他們雖然計劃了暴動，但歸爲烏有，而又因富農所仇視的集團農場已不直接的來控制自己，因此沒有各種加於自己的妨害和損失，隨之就不積極的反動，而相繼脫退了白軍的反

動組織。

內部和外部的政治危害是退除了，繼之所起的難子，即是耕種問題——「天利」和「人和」。天的惠雨，終於如願以償，但繼之以起的即是人們的怠工。雖然有了突擊隊的組織，但都是毫無競爭的氣概。人人怠工——這是最大的危機，萬一過了播種期，則前途失敗不用提，而影響集團農場的前途更大，因為集團農場如果沒有卓越的收穫和成效，則影響到社會主義的建設更大。作為指導者的達維道夫，深深地理解了這種關鍵，於是自己晝夜的坐着馬車到耕種地去，他一面撫慰着衆人，一面自己以身作則地從事於耕種，以一個金屬工出身的達維道夫，雖然具備了政治的知識，和從書本上得到的農事知識，但究竟沒有實際的農事的種植之力，但他忍耐着手脚的痛苦，咬住一切的身體的痛苦，而從五更起直勞動到曉，這種含血含淚的苦幹，感動了一切的突擊隊員，因此都奮勵地勞動起來……

這可以說是這部故事的大概，從中還插入了幾多有關而調和此書的故事，和浪漫的色霧像細秋卡里志頭這個人物所帶來的滑稽味，同時還有那格里諾夫的妻子時達維道夫所表的思慕之情，和盡情的追求的事情，真是不失頓河流域的浪漫的色情。

除此以外，還有頓河流域的過去的歷史傳說，作着幫襯。

「……火像名劍般狂捲亂閃，

吃盡了蓬葉，

灼熱了旁邊的泉水，

洗着深傷了的手。

「呵呵！受了傷的我的友人呀！

如果血潮過於流傾，

你不易再甦生而奮起呵！」

這是描寫頓河流域地方這樣的近旁「死塚」的故事，乃是追悼一個死了的哥薩克的悼歌，這種穿播便加濃了地方的色彩不少。

以上已述明了這部作品第一部的單純故事，現在可以進一步的作一深究，我們第一個應着目的。即是這部作品裏的人物，因為這部作品曾被公認是典型人物之創造者，和開闢了蘇聯的最英雄的地之人物的東西（正如羅森達爾所說一般，英雄之在過去的被稱誇，是由於過去缺英雄，但在蘇聯的英雄的現實之下，英雄已不足稱，不因為大家都是英雄了，所以所謂英雄的人物，實是平凡的英雄之人類）

在這部作品裏的人物，最惹我們注目的，是那三個集團農場的組織者和黨的關係者，亦即達維道夫，拉茲妙得諾夫，和那格里諾夫，前者是個最穩健的人物，不斷的批判自己的錯誤，而是能不折的和惡勢力

相門的人物，並有最銳利的認識感之人。他所充滿的是政治的知識，列寧·斯太林的論文，他讀得非常熟，在演講裏，常引用他們的名言，加強煽動的力量。他對着貧農勸誘加入集團農場時說：「你們記得列寧死前講了些什麼？他曾說過：『祇有集團農場，才能把勤勞農民從貧困裏救出來。不然的話，則農民就萬事休矣。吸血鬼富農就把農民塞進於泥沼之中。』」

他對於富農的態度怎麼樣呢？他引用斯太林的話說：「把富農從這個世界裏逐出來，把其財產沒收爲集團農場之物……」（這種錯誤的斷章取義的自我解釋，後來他自己請算了。）

至於他對中農的見解怎麼樣呢？他對貧農演說時道：「諸君實在是極佳的自覺了的農民。你們不以爲自己一加入集團農場則萬事順手嗎？！這可不成，你們是貧農，所以是蘇維埃政府的支柱。諸君是新綠之嫩芽，像自己應加入集團農場一般，而那些不知所從，彷徨自失的中農，也須非拉進自己的圈裏來不可！——說伏他們，如果你們不能感化他人的話，那麼你們怎能成爲爲真理而鬥的鬥士呢……我們說，伏附近的中農……或把富農從北高加索土地趕出去如何且聽大家公議……」

達維道夫在政治上的認識，要比村中任何人都堅強，並且有倔強的意志。被毆得流血，還掙扎工作，在最後搶穀時，被這些無知的女人咒罵痛毆時，他知道講理和哀求的無用，所以反更用起調皮的口吻來調笑起來。

「一個醜老太太，用吐沫吐在他的腫了的臉上，罵道：

——王八旦！你這不相信神的畜生！」

但他忍耐着，欺騙她們，並不變地嘻嘻地笑，說着俏皮話：「喂！可尊敬的淑女諸君啊！謹稟者，務祈勿以棍子加之吾身。」

這種行爲，如果不是勞動者是做不出來的。而且這種俏皮，都含有目的性和諷刺性的。

至於拉茲妙得諾夫呢，他是個村蘇維埃的議長，還含有人道主義者的氣霧。他深帶着灰色的阿斯托賴哈的帽子，穿着有花筋的肥胖褲子，這褲子的腳筒，塞在白毛線的襪下。他有像天空般的明亮的眼睛，時閃着，牙鬚雜着筱筱的白鬚。講話時常把手按放在長滿了褐色的粉刺的臉。

他有着叫做瑪麗娜·鮑霞露柯革的情婦；但結果在這種戀愛上遭了敗北，同時他在一切的會場和議席上，與那格里諾夫常起衝突和論爭。甚之在個人的談話場面上，也是個水火難相容的人物。

當那格里諾夫在讀着英語時，拉茲妙得諾夫常帶着那幅輕視的臉說：

「呸！你讀英語有什麼用？」

「我讀英文，就能寫英國革命成功的時候，能阻止英國勞動者和資本家媾和，並且能對資本家說：『你們這些大混賬，專門榨取勞動者，印度人和諸被壓迫階級的膏血……我射死你們這些吸血鬼……』」

拉茲妙得諾夫實在是那格里諾夫的一個吵嘴的好對手，同時是政治上的工夫分歧者。

那格里諾夫是非常稚氣而天真的人，他「胸幅極廣有簡直像松脂塗着一般的大腫子。在黃色的眼上，生着像繁殖着的漆黑的眉毛；如果這小小的鼻空，不太神經質地一張一小的話。并且如果他的眼睛不如此影暗沉淀，則他（雖有點鈍重）不失為持有男性美之美男子。

他的一生之經歷，正如他自己在被地區委員會裁判其左翼的傾向之席上所述一般，乃是：

——同志諸君，我從革命黨時起，就加入黨，然後又加入了赤軍……

——我在各處和白軍相戰，并且加入過第一騎兵隊……我有勳章……

……我不是敵人，為什麼你們把我當成敵人？當我在軍隊時，我受過傷，在卡斯托爾那附近，受了口傷，因為從兵營裏運砲彈出來……

正由於他的出身是個紅軍，所以保持着他一派的死拼的精神，在所謂鷄鴨家禽公營的時候，他遍訪了農民，用手槍威脅農民，如果不交出家禽公營的話，就以手槍對待，逼得無法祇好交出家禽。

其他像上面引過一般，他單身能敵對住一切的反動怒激的羣衆；并且還懷着過分的革命的企望，——像讀英文之那種可笑的目的。

總之在這部作品裏的這三個人物，正代表了革命戰線上的三種人物，即「右翼」的「左翼」的和

不斷地自我批判的走着最正確路線的革命者。

集團農場的戰線，也是與政治路線的一脈貫通的黨的對農村鬥爭之基本陣線，則黨的這三種傾向，也必然地出現於集團農場的運動中。

這三種傾向在若干特殊的場合上，各有其特長，而在普通上應極端的克服這「左右」二種傾向。然而像代表最正確路線之支持者達維道夫，仍舊違犯着若干的錯誤，然而靠着他的「自我批判」，使錯誤更改過來，能使集團農場這隻難航之船，得以順利進行。

蕭洛珂夫不被革命眩惑了眼，他不盲目的頌革命，不像瑪耶闊夫斯基之流的不能正真正正的理解革命的內貌。而他實看穿了革命的內貌，並且認識了革命的困難的步驟。因此他得以指出了集團農場請指導者的政治路線之諸分歧，而尤其他極力的支持着斯太林的政見，對現政府的政治運行上，得到了極大的成效；像斯太林的論文，引起達維道夫的自我批判，更進而引起集團農場的基本的改革，再進至使白軍反動化為烏有；這種卓越的認識力和作者對於現政府的竭力維持，使我們得到了政治和文學的價值之絕對單一化。這作品能成爲文學之對政治之巧妙的連繫的龜鑑。

甚於此的，是作者一味的對右翼的鬥爭，他利用那格里諾夫這個左翼病者，使之來諷喻並反襯着右翼的諸傾向。

在地區委員會裁判那格里諾夫的會議席上，參會的諸裁判之右翼主義者，無視了那格里諾夫的過去一切功績，剝奪了他的黨員資格，遞奪公權，並且取回了勳章，這種祇是右翼的保守的乃至私情的裁判行爲，當然不能使那格里諾夫滿足，因此上告到管區委員會裏，而得到勝利。

我在這部作品裏，與其說是愛達維道夫，毋寧愛那格里諾夫，因為前者是純理知的，能「自我批判」，棄掉一切的愛與慾的引誘，但後者則不然，純情的，熱情的，有一種不失稚氣的天真。而拉茲妙得諾夫的那種前時代的人道主義者的傾向，在這裏祇是種影陰，多少有點托爾斯泰時代和柴霍甫諸作裏的知識階級者的氣味。

總之作者在這部作品裏，利用了這三個人物，來描繪出現建設運動上的三種政治傾向的人們。

這部作品，正如上面說過一般，描出了隨着社會主義的建設而漸沒落盡的反動政治，而同時描出來這時代的一般的農民所曾受過的前時代的遺毒——私有財產制——的爲害。祇要這二種舊勢力一沒落，則社會主義的建設能得到偉大的勝利，所以這二種東西，正是賦與蘇聯作家的二個大課題。

祇有反革命者，小兒病者，眩迷於勝利之間，而不窺視到黑暗和反對面的；蕭洛珂夫絕不是個這種作家，因此他注目到這幾點。

我們在蘇聯的其他作品裏，雖也有反動的描寫，但那大都是戰後對巴爾底小戰爭的一段，對於在建

設時代企圖有軍事上的反動的，却極缺少。

蕭洛珂夫在描寫這些反動上，有三點特別地強調；第一、是現政治力量，不以軍事的能力而能解離了反動團體。第二、說明請外國的援助反動團體，而使真正的蘇聯民衆強調「國防」起來。第三、防衛像實是反動的主腦的魯凱支，而又是集團農場的會計主義之這種漢奸、的人物。

第一正表現——蘇聯現政治的達到了最有力的地步了。（最近蘇聯憲法又公布。則政治可以說已達到最勝利的地步了，）證明已脫離那種革命戰以後的草創時代；同時證明指導者史太林的卓越的見識，所以作者達到了作為文學家的教育大眾以政治見解之最高峯。

第二我們記得國內游擊戰爭時代，日本美國乃至西歐諸帝國主義，都侵入了蘇聯的領土——西伯利亞，和波蘭附近的蘇聯領土，作為防止革命發展的國際反動聯合陣線。

鮑羅菲夫聲稱他的反動團體，已得到諸外國的金錢乃至精神與物質的援助，這地方是如實的針刺着現蘇聯的反動之國際性。

目前遠東的危局，乃至德國的法西斯之強化，都在企圖破壞社會主義之祖國蘇聯，而我們的作家認清了這種蘇聯國際的危機，特述明了其反動的本質，使大眾防備起來，鞏固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戰鬥的強化網。

第三像魯凱支這種人物，有了文化的頭腦，但由於過去和白軍的關係，並由於鮑羅非夫的壓迫，乃作着出賣集團農場的漢姦的工作，就是連最賢明的指導者達維道夫都受其騙和作弄。這種人物之特殊性與其對逆動妨害之可惡，恐怕我們的現實已教訓我們太多了，我們也許還比蘇聯的大眾更能澈心地體會到吧！然而聰明的作者，認清了這種出賣羣衆利益的漢奸，特別強調地提了出來，使大眾防衛，並使肅清此些爲害的人物。來清一化革命的陣綫和加強統一的力量。

至於私有財產制的遺毒，則爲害更大了，它根植於一般的大眾的心裏，已有九十年了。固然在資本主義的社會裏，一般人都被黃金所支配，成了「中等的個人」，農民也一樣，都是「通盤的」相同。唯有黃金，乃作爲人羣的中心的基礎。可是難道都「完全的」相同了嗎，不同的！他們仍舊有差異，或因階級，或因地理的生物學的相異；因此把農民單一的用普遍的概念：「保守，愚笨，滯鈍，朴質，純真」來描寫是不夠的，正如把一定的斗升之類的衡量器來稱量在流動着東西物體是不可能的一般。

作者在這地方是優越地把握住農民了，從富農中農到貧農，却卓越地描寫出了它們的諸心理。

不用說，私有財產制都同樣地桎梏着他們，然而隨着所處的階級之相異，是也呈着相差別的。正如三個階級之對於革命的態度一樣。

在「開闢了的處女地」裏出現的三個階級：「貧農」「中農」「富農」前者後者正站於完全相

反的地步，而「中農」却站在像達維道夫所說一般的站在不知所通的中間。可以隨着客觀勢力的加強，而能變更其所轉移的。這部作品裏，因此在農民心裏的描寫上對於中農尤採着重視的傾向。

貧農是已經最嚐過苦難的，集團農場能拯救他們出危難之域，則他們之能一心擁護集團農場之成立，也是必然的。

「那嗎，願加入集團農場的請舉手！」那格里諾夫說，一律舉報的手共有三十三隻（實際祇三十二人），不知是誰，朦朧地舉着二手。

然而對於富農的清算之提案，就有貧農的異議了。

「手一齊舉起來了，可是達維道夫一數贊成者的數目，有一個躊躇不停地沒有舉起來。

「不贊成嗎？」達維道夫提上了濡了汗的眉毛。

「我不能贊成」……

「爲什麼？」……

「咽！這個嗎？因爲那人和我是隣居，那人是常常照顧我的，所以我不贊成……」

於是達維道夫就讓他述說不贊成的理由，他說道：

「那人常常地幫助我，借我牛，借我種子……并且還老是……可是我並不反對政府，我老是政府的

友軍……」貧農狄莫菲，鮑爾細喬夫說。

於是達維道夫用短刀刺住人的咽喉一般地氣勢問道。

「你是蘇聯政府的友軍呢？還是富農方面的同路人？你可不許因泥污了貧農的臉啊！（你不要丟了貧農的臉啊！）所以希望你席上正直地辯明，你到底何所從？」

到末了，這貧農終於也贊成了。從以上所引的一段看來，貧農之竭力贊成政府和集團農場是很顯明的。祇是對於富農的鬥爭還持有瓜葛，這瓜葛與其說是個人的感情的出發，不如說是由於私有財產制的爲害，因爲正如引文所引一般他是由於那富農對他會有許多物質上的利惠；所以爲保持其封建的德義起見，是反逆了政府的利益，而反叛了。這地方不是描出了貧農的一種「心現」狀態嗎？

關於中農方面更描出其對於財產的熟悉來，無論一匹牛，一家禽都鎖着他的懷戀之情。并且他們還想分化合作之事而祈望保持住固有的家財和境遇。

在集團農場大會裏，中農某說道：

「我是個中農，但對集團農場絕對贊成……但全權委員（達維道夫）說過「盡力合作，則利益能圖，同志列寧亦曾訓示於咱們」但全權委員是不很知道農業之事的，他是工場出身，不知犁與鋤之作用的……依我說來，集團農場非如此地組織不可，就是有家畜的農氏，組成一集團農場，於是貧農們自己，也

另組織一集團農場。至於能富裕地生活的人們，則讓他們自己一人耕作好了，最懶惰的游手們，趕出去，讓哥白烏（警察）去教訓他……

這段話顯明的還想保持原有的階級之存在，而故意地反借集團農場這東西，來鞏固階級的存在，這地方十足的表現出中農對於自己的階級之深愛而不願和貧農一同組團體的地方。

但是也有中農，而贊成着集團農場，一面摯戀着自己的私有財產而戀戀不捨的，像珂爾特·馬頓尼珂夫就是個最好的代表者。

他在集團農場的大會上，反對人們拒絕中農加入集團農場的提議，他叙其生活的大貌，和他的財產。計有牡牛二頭，馬一頭，牝牛一頭，還有三個已經能工作了的小孩。他每年種五狄寫其那，收獲之所得，除了付還「稅金一切以外，祇賺四十一盧布，其他能賣出家禽和織綫，能得十五盧布。但他須付衣服，鞋襪，煤油，火柴，鐵子，並且還須替馬打殊蹄。如果豐年，還能馬虎對付，但一到荒年，則須活逼上吊……因此他覺得自己和貧農一色無二，而願意加入集團農場。

於是他寫了這樣的請願書：

「庫里米其村黨細胞同志馬卡爾，那格里諾夫先生。

我乃中農珂爾特·夫里斯托福洛夫，馬頓尼珂夫·謹伴妻子攜家財，率家畜一切，願加入集團

農場，謹求容納爲祈，我乃絕對贊成此新生活者，如能允俯，則感謝無量也。

卡·馬頓尼珂夫敬啓

這一方面，是表示他的好一面，他另一面呢，這個中農，是如何地在寫戀着他的私財呢？

「他一看見這頭牡牛，不料在咽喉裏，就有一團硬塊昇了上來，覺得眼睛發熱，他哭出來了，爲着流了淚，所以心裏稍稍鬆，走出了小屋，這一夜，他就不曾閉眼，開始抽起煙來。」

「他又覺得集團農場他於他實是個難以負住的大重物。家財，牛，先祖傳來的田地，都得放手，這事情簡直是像一面淚着血與淚和割斷肚臍一樣的事情。」

看這些描寫，就形容出二個最大的矛盾在這個中農的心裏在鬥爭的情狀，也就是二個世界在鬥爭的一般；這種展開在中農的生活上乃至心理上的私有財產制和社會主義制度的鬥爭，不是一幅悲壯的畫面嗎？

但作爲其結果的却有了新的勝利展開了，這一紙請求書不是語說着新社會的勝利嗎？這一方面也正表示着集團農場的對於農村革改和建設之一種重要性。

現在再來看富農吧！

富農不用說是站在絕對反對集團農場的，在集團農場初期的左傾的時候。集團農場其決定來沒收

富農的家財，工地，房屋……無論對福羅爾、達瑪斯可夫，或對其特鮑羅廷等四個人，都採取沒收的態度，那末富農是現着如何狼狽和難過的情形呢？

連那個曾是空手起家，當過巴爾底山，受過勳草的鮑羅廷，一到了達到富農的家境時，他也就和革命遠離起來，對於自己的家財……視為比自己生命更重要的東西起來。

據那格里諾夫說：「他授到過戰功賞銀表……回家以後就種起田來……不聽我的話，專門積起錢來……宛如獸類一般，晝夜不分的勞作。冬夏都一樣，穿粗褲一條……其後有牛六頭……還有二個用備人……還買了風車小磨坊……有五馬力發動機……還有牛酪製造機……并且做家畜經紀人。不讓備人吃飽飯，並且一天讓他們二十鐘頭，連半夜三更都讓人起來照理馬……」

總之，這個鮑羅廷乃是一個從這極端到那極端的人物。他之所以如此，正是由於財產之魅力。

當他聽說了集團農場要沒收其財產時，於是晝夜就趕着二頭牛，乘着馬，逃到別村去，預備買掉這些牛，因為自己不賣，結果也須得從自己的手裏失去，這種自私自利，違反羣衆的行為，能從一個曾是最革命的人做了出來，這不是明顯的表示着私有財產制的遺毒嗎？「黃金」「私有財產制」抹殺了個人性，使之成爲盲目無信仰，做出最卑賤的行為。

作者在這三個階級的描寫上，不僅對於農民的心理，有了極卓越的分析，并且特別強調了私有財產

制的爲害和被這制度所支配着的人間之動貌。

我以為作者尤其在貧農中農富農中，特別加強對於稍特殊的人物之分析，正表示了概念的地來評析農民之不可能，須澈底的了解其真實貌不可的一種企圖。

以上大都是對這部作品的一個概觀租分析，現在可進一步作一探討的工作。

關於它的優點，已在上面部分的闡明了。所以在這裏側重於對是書的指摘。

我覺得這部作品，在藝術上雖無大的罅隙之處；但在人物的描寫上，固達到了典型人物的再現，但在個性的成就上則不足。本來典型有二種面影，一種即是在任何地方，事件，人物上，都可以找到這主人公所相似相樣的點，甚至重相複合，但同時另一種則並不似於某甲某乙的固定人物，而有其特殊的個人性；靠着這二點的卓越的連繫和調合，才能創造出來了所謂典型的人物。

蕭洛珂夫在這部作品裏，在第一種上達到了非常大的完成，但在後面一點上，則似乎還未達到最高的完成。我們除了那格里諾夫有其相當的完成以外，其他的人祇是代表出了蘇聯的現時代人之若干面貌，但究不能作爲持有其十足的個人性之人物。

在資本主義社會裏，個人性是被無視了的，精神勞働與肉體勞働在生產上是分了家的，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控制了它的整個的完整的發展；然而在社會主義社會裏則否，它不但發展了被資本主義所壓

制的個人的活動，並且還解放了個人的完整的個人性。因此在蘇聯的作品裏，易見到這種有完整的個人性主人公之活動。但蕭洛珂夫是不充分的，這是不僅我一個人的指摘，有許多人都有同感的。

關於斯大林論文對於集團農場運動所及的影響之大，固然作者不見得過大的評價，但是在小說的內容上，則惹起了若干的不調和。

集團農場到了困難頂頭的時候，靠着斯大林的一紙論文，以至得了救，而改變了方針實在是有可能的。但我們要知道爲什麼在沒有這論文之前，運動固遭到了危運，但農村運動的指導者們，都沒有痛切地感到呢？斯大林固然有卓越的政治知識，但其論文的出發點的基礎，恐怕是根據諸農村的報告而成的吧！但處身於農村的諸活動者，而作家毫沒有描出其對於集團農場所深感到的應改革意見，所以這地方就顯出來了指導者們的無力和斯大林的論文過於被強調般的樣子。因爲論文究竟是論文，沒有實際的情形和需要。論文發生不了力量的，每日每時處身於農村的指導者們，實際生活却一點也沒有及到斯大林論文的一點點，似乎是種可悲的事情，也就是顯出了這部小說若干不調和處的地方！

其他，可以說是對於女性的無視，固然在這部作品裏，有了哥薩先女人毆打達維道夫諸場面，並且還有瑪麗娜·鮑霞爾柯華這個婦人和專錢淫蕩的魯細卡這二個婦人，但這些人們都僅僅在戀愛的葛藤上和陪襯上出現；缺乏乃所謂「生產事業場面」的活躍。

在蘇聯的新的現實的發展，使婦女達到了和男子一樣的社會的乃至家族的地位，在生產場面的活躍和活動上，正不知有多少騰黃般發展的事實，然而這些可驚嘆的婦女，為什麼沒有發展到「開闢了的處女地」之圍地來呢？

我們深知，在「靜靜的頓河」裏，還有個和男主人公同樣活躍的女主公，但它「開闢了的處女地」裏，則僅僅祇有些幫襯的加重浪漫的生物學的氣息起見之婦女，難道在頓河流域的婦女，還未達到了參加團體活動的女人嗎？難道集團農場還未存在有卓越的婦女指導者嗎？

把婦女當作戀愛的場面之展開的基礎，在過去的文學裏，是在在皆是，但這並非作者的故意的彎曲，因為這是實在的事情，但日日發展的蘇聯的現實，又在「生產場面」上，使婦女達到了和男子同樣地活動的水準。因此蕭洛珂夫的無視婦女的活動，我認為是一個缺點。

其他在結構上，因為內容的複雜，所以有些地方顯得無力和重複。而尤其有一點和「靜靜的頓河」完全相異的，即是文章的不同。「靜靜的頓河」側重於描寫和形容，上「開闢了的處女地」則側重於敘述和對話上，前者像非常甘美的鄉村的敘情詩，後者則成爲一首平淡的歌文詩。翻開這本書看時，一頁有十分之七八是對話，靠着對話而組織成全體，所以總覺得有些輕鬆，紊亂。但幸虧靠着作者的實際的農村生活，使他正確地，克明地把握住了真正的農民的言語，記得托爾斯泰會說：「盡可能的用祇要會議會寫

點一的農民所懂的言語寫。」這話是正確而可佩服的。但他還顯然的把自己和農民站在二條線上。但可稱謂托爾斯泰之後繼有的蕭洛珂夫，則與此相反，他是和農民同化了，他並不故意的用農民易懂的話寫，而是用純粹的農民語來寫。（靠着上田進氏的名譯，得以窺到了蕭洛珂夫的用語之卓越。）這地方不僅達到了文學大衆化的一個事實的表現，並且達到了農民文學之最高的用語的水準和規範。

但我總覺得過於用對話來組織成全作品的文章，致有輕鬆和平淡之虞不能達到緊湊的最高度。

× × × × ×

正如曾在上面說過一樣，蘇聯的偉大的現實，創造了這些偉大的農民文學；農村建設成爲社會主義建設的一大本源的時候，那種盡起了政治的支柱的農民文學之迫要，是不用喋喋的！（果然是個注目於現實的作家，則必然地能集中於取理農村爲題材的這種傾向裏。）然而統觀蘇聯的農民文學，有幾個特點，第一是作者的實生活，第二是用語的地方性，第三是在作着教育農民的工作。

沒有實生活，單憑着想像，是不會有卓越那作品，偉大的高爾基的一生，正如一部卓越的敘情詩，史詩

……

中國的農民文學之「概念」式和「公式」式，乃是作者僅憑着幼時的記憶或旁搜以及道聽塗說而寫東西的結果，所以真實的農村生活，如何得以表現在這些作品裏呢？潘菲洛夫和蕭洛珂夫都住在農

村，實際地作着農村的諸運動。農村的一草，一木，一人……都教育着他，同時他不但認識一草，一木，一人……並且還了解一草，一木，一人……。

在這樣的環境裏，所創造出來的作品，必然地逼真，而能反映了現實——不是種單一的概念的公式的東西。

所謂用語的地方性，上面已提到他的重要性，同時它更增加了作品的真實性。并能加強了作品內在的意義。

記得在上篇曾提到過，過去的農民文學大都是批判的現實主義乃至自然主義的作品，作品裏固有農民之各種面貌，但都是影蔭的，黑暗的，而不是健康的人類。

靠着蘇聯的偉大的現實，帶來了農村的黎明之曙光，同時靠着作者的明銳的認識，對於這些正在負着大任的蘇聯農民，教以一切政治的乃至全世界××的各種知識。這二個作家不像其他過去的藝術家，祇局限於農村的苦狀，和把農村寫成了田園抒情詩般的天國；他是已實地反映了農村；他不像其他過去藝術家不能替農民找到出口，而這二個作家，教育着大眾並且指示其出口的所在，和一切內的外的可虞之諸點。

在多難的現在中國，我們這些可憐的五分之四的農民，受到了八千年的壓制的農民，難道不是到了

抬頭的時期了嗎？我們地方農民已直接的遭遇到了軍事的壓迫，而這般無知的農民，就祇好掄住淚聽其宰割嗎？

作着文學者的諸人們，「教育農民」不是我們的偉大的任務嗎？在這樣危急的多難之秋，我們不應深深地觸到農村的全貌內裏，而還概念地來表現反映農村嗎？

我們深深地讀了蘇聯的農民文學，覺得蘇聯農民文學一方面不但能對我們的不振的文壇，投以一大波紋，並且在這裏存在有最佳的創作方法之範規，甚於此的，使我們也可看到從普希金以來到了蕭洛珂夫時代的農村之發展。而對我們作着一個努力的拍車，和一個最好的引導者。

記憶中「九一八」的週年日

舒 羣

一、「九一八」第一週年日在洮南

洮南是我極陌生的地方，那裏沒有我的家屬，也沒有我的舊友；祇是有一次往索倫去，從洮南經過，新識了一位青年，他叫馬麟，是中學的學生。後來，他給我介紹了好多他所認識的友人。當我要離開洮南重返我的歸處的時候，他們請我吃了飯，照了一張像片，並且在洮南日報上給我寫了許多送別的詩。我爲了他們那樣熱情待我，我留起他們了；所以我第二次爲了必要的事情再到洮南的時候，預定了多費去幾天的時間，同他們玩玩；我默想着他們將在怎樣的歡快中。

但是我下火車後，見了馬麟的時候，他却一個人藏在自己的房間里哭泣着。我叫了他的名字，我說：

「我來了！」

仍沒有引起我所默想中的那般歡快；他祇是揚起手來向我打了一下招呼，淚水隨着他的手勢又多流了幾滴。

「你哭什麼？」我問。

「要我演劇！」

「你不是很喜歡演劇的嗎？」

「那要看爲什麼演劇！」

「這次爲什麼呢？」

「爲慶祝「九一八」爲訓練我們做奴隸！」

我記起了又是「九一八」的週年日了。街頭上巡遊着「友軍」的騎兵，砲兵，他們的刺刀閃動着光條，向我們逞着威嚴，向我們準備着屠殺。

馬麟從窗子觀望着，他已經決心拒絕劇中任何的角色。他的母親担心着，勸慰着他：

「去吧！」

我聽着氣憤了：

「你願意你的兒子做亡國奴嗎？」

「誰願意？」

「那麼你叫馬麟——去吧！」

「這是傳下來的命令！」

命令是的，主人對於奴隸祇有命令；然而奴隸對主人祇有順從嗎？順從到哪一年哪一天才是解放的日子呢？永遠沒有解放的那一天那一天；所以我永遠擁護着馬麟的話：

「反抗，反抗！」

二、「九一八」第二週年日在哈爾濱

我永遠忘不了的哈爾濱，是我第二的故鄉啊！我愛它，我要永遠不離去它。

然而被「友軍」佔有了。我們最可愛的青年，無辜地遭了殘殺；那種無情的殘殺，好像要殺盡了我們所有的青年，好像要滅絕了中華民族！並且，在我們最悲痛的日子，強迫着我舉行着慶祝，強迫着我們做着笑臉。

各處懸起了燈彩，風里飄着新樣的旗子，塞滿着不停的騷擾聲音，彷彿是我們往年的國慶節。

我從借宿的家里走出去的時候，街頭上佈滿了「友軍」的崗兵。在我還沒有走出十步以外，已經走了兩位崗兵阻斷了我的去路。他們無聲息地要我忍受着他們無理的檢查：解開了我所有的衣扣，倒翻了所有的衣袋；他們終於停住了手掌。

「完了嗎？」

我這句話彷彿引起他們的疑心，又重新檢查了一次；然後，握緊着我的手腕問：

「你的，哪國人的？」

我的臉上，立刻滿了更大的恥辱；我的生命握在他們的手裏，能不給他們滿意的回答嗎？然而我給了他們滿意的回答，我自己却受了多少痛苦呢？我想了想，爲了使自己減少些痛苦，我祇是默然着。他們又抓住了我的胸脯，推動着我的身子問：

「你的高麗人的？」

我不做聲。

「你的，是不是滿洲國人的？」

我所最怕聽的話，他們故意要問我。故意要侮辱我，故意要侮辱我們整個的民族。

當他們把我放開的時候，像放開一條野狗。

但是走開了不遠，又有崗兵同樣地檢查着我，同樣地指問着我。他們看着我那樣不順從的姿態，他們罵着我。

「你的不是好人！」

「怎麼？」

「你的不是好人，『八個牙路！』」

那時候，我悔着我手裏沒有一具武器；如果我的拳頭能打死了他們之中的一人，我情願接受十字架上的命運，我等待着他們處我的死刑；死時我絕無絲毫的悔意。

我看他們擺起人類最無恥的神情，抽出了刺刀向我比量了一下，我想說：

「這不是你們的光榮！」

可是他們肯聽嗎？——像狼一樣的無情，殘暴，一樣地貪食着我的血肉！

最後他們笑了，彷彿是開了一次玩笑，把我推開，我幾乎沒有倒在地上。

我又走開了，懷着一棵復仇的決心！

三、「九一八」第三週年日在青島

我忍受快有兩年的亡國的痛苦，當海輪駛進了祖國內海港，我踏上了祖國的土地的時候，我是該怎樣地歡快啊！我想抱住一枝街樹，一塊大石……甚至嬰兒，或是陌生的姑娘，我要傾吐一下我所有的記憶！然而又有誰知道，我是失了故鄉的亡命人呢？

我觀望觀着街景，我安慰我自己說：

「現在我自由了！」

經過着大平路，我看見在海面上停泊着「友軍」的軍艦，水兵在指揮台上練習着旗語。於是，我向自己又起了疑問：

「現在我自由了？」

以後，就證明了在我祖國，很少有着自由的地方。聽朋友們「友軍」在這裏，曾有過一次武裝士兵登岸……

「我們有過什麼表示？」

我問朋友，朋友許久才回答我一句：

「你等着看吧！」

我等到「九一八」第三週年日的那天，也沒有看見什麼。祇是街頭上加多了崗位，「友軍」的兵車

不斷地來去着。有的地方發現了「宣傳王道」的標語，巡行警察還是偷偷地揭去；我想這種警察也許是專負這種責任的。

我同朋友走着，我奇怪地問他：

「你所說等着看的，就是這些嗎？」

他也奇怪了：

「那麼你還想看些什麼？」

當突然拾起一張抗敵的傳單的時候，我對他說：

「這才是我所要看的！」

他搖着頭，立刻把傳單撕成了碎片，被風吹入海上去了。我問：

「你爲什麼這樣？」

他沒有說話，便默地離開了我。

在晚間，我聽說，有一批年青人犯罪了，被捕了，他們就是發散傳單的人，也有的是嫌疑犯。

四、「九一八」第四週年日在上海

兩年中，我來過上海四次，每次都是很窮的；最窮的，還要說是最末一次。

我一人住着一個小亭子間，我整天依着窗子，守望着屋內的四壁，守望着我窗外兩面暴君的旗子——德國的和意大利的。

有一天，我正在靜默着，我的腦裏復活了一幕一幕的記憶。房東來了，她是一個已經沒有了青春的女人，待我很好，像是她的家人一樣。她向我招呼一下，又說了：

「你憂愁嗎？」

「沒有！」

「你看你的臉色吧。」

我拿起我要破碎的一塊小鏡子，自己也覺到眼睛有些兩樣，不然，怎樣起了一條一條的紅絲呢？

「我給你買酒吃吧！」

她走了。

我吃了她的酒，我的腦裏仍是復活着一幕一幕的記憶。她遍問着我：

「你想什麼？」

「沒有！」

我裝做的樣子，也許使她更加不信任：

「你憂愁嗎？」

我祇有承認了；她又說：

「像你這樣憂愁的人，我看祇有你一個。」

其實我僅僅是三千萬人中的一個。

夜深的時候，我獨自走出去了。街上的騷聲有些靜了；可是舞廳的音樂，隨着夜風從我的耳邊飄過着，我猜想着有許多的場所，許多的人羣，正在瘋狂地貪取着歡快。

那天，就是「九一八」的第四週年日。

一九三六年八月廿一日

「惜字紙」兩篇

楊 騷

這兩篇「雜感」或「隨筆」之類的東西，本來在寫的當時就都是準備發表的；可是因若干顧忌終於留到今日。現在時過境遷，當然發表了它是沒有什麼不可以的了罷？

實在是好幾次想把它們丟到字紙籠中去，然而總覺得有點可惜，又覺得並沒有說錯了什麼話，而且有些話現在還可以適用便救下來了。

譬如說，現在還有人在那裏說文藝家協會是某某一兩個人在包辦的，這是真的嗎？

又譬如說，放棄了清一色的滿棚夢是對的，但一反攪，主張把天九牌混在雀牌中也可以和，却又錯了。所謂左傾關門主義——右傾機會主義，大抵就是這樣說罷？

以上算是「附註」，請看下面的正文。

幾句閑話

上午到一位朋友的家裏去，帶一本小冊子給他，他正在趕譯一篇東西，我怕耽擱了他的工夫，沒有談幾句話便告別了。

獨自慢慢跑回來，天氣很好，太陽和暖得帶點刺人皮膚的熱氣了；我覺得好像穿着衣服在洗土耳其蒸氣浴一樣，真有點難受。我邊跑路邊想事，特別把脚步放慢，不敢跑快，然而等我回到寓所時，還是臭汗滿身，非換襯衫不可了。和對於人情世態的炎涼一樣，對於天氣的冷暖，我也是鈍感的；我今天還穿着羊毛衣出門呵！

我邊跑邊想，想剛才朋友說的一句簡單的話，大意如下：

「一個人如果沒有大公無私的精神，像私嫌私怨這些個人底感情，便常要在對那應該協力擁護的團體的態度上反應出來。」

我想這位朋友很可能當一位批評家，因為他有能力分析在平常人像我者看起來覺得極糾紛的現實問題，同時有能力洞察現實問題糾紛的癥結，用極扼要概括的一言兩語來道破它。

我們剛才只是略談了文藝家協會的問題的。這一個頗有意義的協會之難產，受毀謗，最大的原因或許

就在上述這一句簡單的話骨裏。

下午寫文章，題爲「從詩的特殊性說起。」準備給「自修雜誌」第二期的，但只寫了一點點，就擱筆；因爲有位朋友來找我。

又談到文藝家協會的事情來了……

朋友說：「照這樣看起來，前途是很悲可觀的了。」

「那也未必。」我說：「像你剛才所說的那樣，一個比較大規模的團體，絕不是一兩位野心家的妄想可以憑空創造出來，同時也絕不是一兩位野心家的搗蛋所能够破壞的。它的本，死，夭折或長壽，主要還是時代的要求，社會的必要……」

「你的看法太機械了。人的努力，健全等，便不成問題了嗎？」

「我並不否認人的問題。根本一個團體就是人的集會。但是人是最難複的一種生物，希望他們的努力一樣，健全性 *Kampalang 100%* 是不是在做夢？在某階段上的某一個目標之下，他們同感了，集合了，他們便會或多或少地爲着那目標努力，不會爲害。到了時代的要求（社會底必要）超越那目標的時候，保守的分子要成爲阻力或甚至起反作用，就讓他分離好了，這沒有辦法。然而我們不要忘記：人，除開和歷史的前進背道而馳以沒落階層的人以外，快慢總在跟着時代的要求前進的，所以大可不必悲觀……」

但是不說這些算了罷，這些常識以下的話你比我明白，我真是在對耶穌念聖經了！我們還是出去散散步。於是，和朋友出去散步了。散步一會兒，我辭別朋友又回來：這是我一個狡猾的交際方法，說起來實在有點對朋友不住的。當我正在做什麼事，朋友來了，覺得似乎要耽擱我的許多時間在閑談裏的時候，我便拖朋友散步去。

回來提起筆想繼續寫文章，但怎樣也寫不下去了。沒有辦法，只好看書。

晚上，文章還是寫不順手，煩燥得很，勉強寫了幾句，不行，塗了，又寫，又不行，……：

幾天以來幾乎每晚都到天亮才睡着，就早一點睡罷，希望今晚沒有臭虫咬我。

清一色與滿糊

打麻雀希望自己牌和，牌希望滿糊，滿糊希望是清一色的：這是人的常情。

會打麻雀的人，他曉得清一色難打，難和，和也不一定會滿糊，要滿糊，臭一色是也可能的。譬如白板開槓，紅中暗槓三筒坎，一筒碰，單吊南風，這麼一和，當然臭一色，滿糊却是定了的。

打麻雀，手想做清一色，這人一定失敗；非滿糊不和，一定輸個精光。

萬子，索子，筒子，不妨讓它們同在一手；不必要的零張打出去，和手裏的牌有關聯的張吸收進來，只要

能和，是應該和下去的；這是打麻雀起碼的常識。

手手挺着索子要打清一色的筒子，紅中對拆出去，孤另的一筒留下來，三萬坎也不惜犧牲；打法如此硬固然硬得漂亮，可是你只好紅着臉看人家和牌，甚至紅中拆出去會給人家碰了和滿糊也說不定。

當然，可以打清一色的時候，是不妨打的；甚至有時爲着清一色而且滿糊的希望，白板對也如犧牲打出去。一句話，要估量「主觀力量」和「官觀情勢」來決定你的打法，不能夠呆板。

最近中國文壇有文藝協會的組織，凡認這一組織的根據及目的爲正確的作家，我想應該是都要擁護它的。可是事實上却不然，有一小部份的作家，雖然贊成它的目的，也承認它的根據，但對它却不但取袖手旁觀的態度，而且在那裏歧視，取笑，甚至在暗中反對。

我很想明白這一小部份作家反對它的理由，但似乎是「天機不可洩漏」或「什麼」的，正當的理由一點聽不到，所聽到的不是「撒嬌」的話，便是不成理由理由——「臭一色不行！這麼一句。」

昨天有位朋友送來一本第二期的「文學青年」，我首先看「文藝座談」一欄，裏頭有這樣的話：「……他們反對的理由……第一，他們以爲作家協會是組織不是來的，因爲作家們的感情都來得特別豐富，意見不容易一致……」

我不曉得這話是真的不是。如果是真的，那簡直是在發瘋。因爲那不但是說臭一色不行，要清一色，而

且是在要求十三張牌張麻子——九筒的綽號——了！有這樣的牌嗎，天下？

中國的作家，我們可以大胆地說一句；都是以多狐疑，多意見而且容易動搖爲其特徵的小布智識階級出身的；他們的世界觀及藝術觀絕對不會完全相同。不，即使是有着同一階級的基礎的作家們——譬如清一色的普羅出身的作家們罷，他們的同一世界觀也有着深淺出入之差，他們的藝術性，技術，創作方法等，也有沒能或必然地不同，未能一致。

主要是在我們所提出的最大目標。在這最大目標之下能夠一致的話，其他細節盡可商量。而且也正因为意見不容易一致，才有組織的必要；如果十三張牌張麻子，不但是天下的奇觀，而且是一「天下太平」還費心打什麼牌！

幸福的父親

（伊里夫·貝托洛夫作）

同志孫德金斯基的家裏，現在正要添加一口人丁了。恰好是那生產的一天，他站在同事們的桌子前，低聲的私語道。

——是男的呢？女的呢？這是我擔心着的事情呀！瑪利亞·華西里娜君。如果是女的，取怎樣的名字好呢？

瑪利亞·華西里娜對於孫德金斯基家添了的事，毫無興味。

——就取名做克洛基里達吧。——她直爽地回答道。——啊啊，隨便取個喜歡的名字就行了喇！我，如果還沒有辦完我的差事，那麼對於世俗的問題，我是不高興過問的喇！

——可是，如果是男的呢？——孫德金斯基又問起來了。

——對不起咯，我現在正是很忙，——瑪利亞·華西里娜說——因為是即刻就要辦好的事情。

——如果是男的呀，——同志奧得威爾斯基夫從旁忠告道；——沾沾我的光，給他取一個郭利亞的名字。從此，請你不要在那裏那樣憂憂地頓腳了。我務必在一定的期限中解決那車輛重量問題。

因此，孫德金斯基就回到了他自己底座位去，兀自嘆息着。

——可是，如果是雙生兒，那取什麼名字呢？——他用滿屋子都可以聽得見的聲音叫了起來。同事們都驚得呆呆的喃喃起來了。

——啊啊，又吵起來了，討厭的東西，隨便取個名字就得了，叫達彼妥或郭利亞夫怎麼樣？

——不然，就取名布洛克好斯和益夫倫（煙草的名字——譯者）吧。很俏皮的名字咧。

提出「布洛克好斯」的，是奧得威爾斯基。他是一個有名的諷刺家。

——你們光是開玩笑。——孫德金斯基用噙噙地鼻音說——我是真的把妻送到產科醫院去住院

了。

碌。

怪掃興的，他們對於孫德金斯基的泣訴，毫無反響。因為偏巧這是經濟年的最後一天，大家都是很忙終於，驚天動地的時候降臨了，孫德金斯基家的血統是延長了。幸福的父親出去辦公。他的耳朵像太

陽燒着一樣的發紅。

——我裝着什麼事也沒有發生似的臉色出去吧——他心裏想着。很焦燥的。啊啊，就用回答責問似的形式告訴給同事們吧。

於是，他裝着什麼事也沒有似的神氣走進事務所去了。

——喂，孫德金斯基，怎樣了成了嗎？——成了，——年輕的父親，又現出了原形。

——是嗎？那麼請拿一張到這裏來！

——什麼叫做一張你說小孩子是一張張的嗎？你真有點那個。

——啊，你又在說孩子的事情嗎？我說的是計算書呀！計算書弄好了嗎？那計算書如果不趕快地整理出來，那可麻煩哩！

孫德金斯基現出憂鬱的面孔坐在桌子面前，開始寫起計算書來了。

他在臨回去的時候，已經忍耐不住了，就對瑪利亞·華西里娜說：

——喂，可以到我家去一趟嗎？能夠看我的孩子一下嗎？就是看一眼也好，很像我的喲！有八 Foot Pounds 的體重，是個豪傑吧。

——你出席今天的集會麼？瑪利亞·華西里娜用直爽的口調說——是身分問題的集會喲？

啊請你聽一下吧！奧得威爾斯基君——孫德金斯基說——我底男小孩子，肚子和足，看起來完全像個大人，耳朵也是那樣的。那是身材短小的哩！請到我家裏去一息好嗎？內人是一定高興的啦。

——不，今天啲——奧得威爾斯基太息着——還有工作沒有做完哩！朋友，實在因為沒有時間，請原諒了吧。啊啊，問候你的太太！

於是便跑走了。

那一天，就像以上一般，孫德金斯基不能得到一個人同着回去看他的兒子。

這時候——又過了好幾天。嬰兒的體重也已增加起來。而且，兩親都揚言嬰兒會發出很清楚的「阿姑」聲等了。在一般人，僅僅生後二星期的嬰兒是不會發出這種聲音的。

可是，就是連這可驚的消息也都沒有使同事們到孫德金斯基的家裏去的效能。

於是，薄命的父親就訴之於非常的手段了。他比誰都早地趕去辦公。他在告示板上貼出了一張這樣寫的字條。

突擊隊員諸君。

茲訂於本日午後六時，假同志孫德金斯基住宅，舉行幼兒研究會。指定出席者——同志奧得威爾斯基，夫克斯柯夫斯，夏加里斯卜，巴西瑪柯夫，務必出席。

午後三時，巴西瑪柯夫到孫德金斯基的地方來告訴道：

「喂，孫德金斯基君。我今天無論怎樣也不能去喲！因為我有一個小組織。并且……內人還生了病啦……實在是無法出席。」

「請不要給我說空話吧——孫德金斯基冷淡的說——哪一個的事情不多啦！就是我，工作也很多喲！你說這些事情沒有用，告示板上不是明明寫了「務必出席」嗎？」

大家都是比指定的時候遲到了。終於在午後七時，突擊隊一同喘息着的跑進到孫德金斯基的房裏來了。

「不照時刻出席可討厭喲！」——主人指摘着說——「可是，啊啊，很快樂的那麼，請坐，現在就開始吧。於是，他走進孫德金斯基二世——像吃東西似的磨着嘴而睡着的房子裏來了。」

「啊啊，諸位——父親孫德金斯基說——請仔細看這孩子喲！」

「喂，那次序是怎樣的？」——夏加里斯卡問——「先看，然後再來質問呢？還是先質問好呢？」

「唔，自然是很好的，請滔滔地質問吧。」——歡喜極了的父親說。

「請問這對象之實的標識是什麼呢？」——奧得威爾斯基用照例的聲音問道——「主席有告訴我們的方法麼？」

——關於集會的秩序，能夠發言吧——夏加里斯卡像往常一樣的搶着說。

——請問這個嬰孩，有發育不全，重量不足的事嗎？——巴西瑪量夫無容赦的插進來了。
這樣的總會，像平常一樣活潑的進行着。

幸福的父親，對於所有的責問，連一句話也不能夠回答。

譯於一九三五年除夕日

簡論甘粕石介氏的藝術哲學

歐陽凡海

最近在日本出現了幾位相當博學的藝術學者，甘粕石介氏便是其中之一。這人在中國已經有得介紹，國人對他豐富的學識，應該是很佩服的。他在哲學方面，特別是關於黑格爾的美學方面有着比以前的無論中國或日本的藝術學者更深入的研究，而從這種可以說是藝術哲學的美學之研究，達於我們目下的藝術上諸問題的開拓。中國既已前後有他的文章的介紹，我們對他不能不說已經接觸了，而且是很歡喜他的；但如果無批判地忽略了他的錯誤，而盲目接受他的藝術理論，那是很危險的。我不能在短短的幾千字中詳細地把他的藝術論加以分析，那也希望簡略地指摘出他主要的錯誤和主要的功績，假如人們因此而更懇切些注意他，研究他，那便是有益的了。

他批評過去的藝術社會學的錯誤之最中心的一點是談藝術社會學只求藝術之社會的等價，而沒

有知道藝術的客觀基準，因此，我們就只能詳斷一個藝術品有否相應於其社會而不能詳斷一個藝術品的客觀價值。在這一點上，他就企圖發見藝術的客觀基準。他剝去黑格爾的觀念論的錯誤而確認黑格爾把藝術當作世界史來理解的社會學的功績，他又暴露了實證主義者機械地把藝術史當作前後不相關聯的錯誤，最後他批評了藝術社會學，在這些對過去的檢討上，他是很清晰地站在唯物的立場上的，可是當他行文到當作新近的藝術問題的現實主義創作方法等上面來的時候，他就混亂了；他對世界觀與創作方法，不敢下以正確的把握，而且在各處把這兩者混同了，他批評康德時，說了這樣的話：「……藝術之本質的東西是藝術家所具的世界觀，也是創作方法。」他又在另一處說：「可是藝術家底世界觀一方又是藝術創作的方法。」這樣把世界觀與創作方法混同的地方隨處都是，且確實是混同了，最重要的是把藝術家所具的世界觀當作藝術之本質的東西乃是絕頂的錯誤，是和他批評過去藝術學的觀點不兩立的矛盾。因為藝術之本質的東西如果是藝術家所具的世界觀，那麼一個藝術品的價值就應從藝術家的世界觀，即從其頭腦中去發掘，而不必從客觀現實中去發掘了，一個藝術作品的有無價值也只好以世界觀為本質的標準，那麼托爾斯泰，巴爾扎克以及其他許多世界觀不正確而其作品反映現實的古典藝術品都將失去價值，我所為藝術之本質的東西，應該是客觀現實，要世界觀正確，只有對客觀現實充分認識的條件下才有可能；以正確的世界觀處理現實而創造的藝術品之所以有了價值，也只有他充分塑造了

活躍的現實才能證明世界觀果真是正確了，就是所謂世界觀的正確與否，並不是簡單可以隨便肯定的。測度一個世界觀正確到什麼程度，也只有現實是唯一的尺度。如果照甘柏氏那樣把世界觀作為藝術之本質的東西，勢必至於把藝術品的客觀基準歸給到藝術家的世界觀正確與否的問題；這正和從前的唯物辯證法的創作方法一樣到一個藝術品中去抽出一定的思維，看它能否合于自己的思維形式而評斷其價值，是觀念論的。

（按：世界觀本來是對外在世界的思維方法，這個方法正確與否，時刻要受外在世界的測驗，所以只有外世界是本質的。如果把當作思維之存在的思維方法倒置為本質的東西，勢必使外在世界倒轉來受思維方法的測驗，於是思維方法就必然硬化成爲一定的思維形式。）

甘柏氏在我們中國經已有了譯本的「藝術學新論」第六章藝術的世界觀裡，毫無躊躇地把他這種觀念論固定了。這樣，走到了和他批評過去各藝術學的出發點完全相反的歸結。黑格爾爲了建設他的哲學體系，把他的一切從現實中察得的唯物辯證法的創見置入他的觀念論體系中歪曲了，而甘柏氏得恰巧相反，他很想建立一個唯物辯證法的藝術學說，却在現實環境中把頭腦糊塗起來了。

以上是他本質上的主要錯語。由於這種錯誤，使他的藝術學一遇到最切時代的實際問題便混亂，或者不澈底，尤其我不能不接着指明的是他的藝術學不但沒有鬥爭性，而且是帶有很濃重的對舊社會的

妥協性的。他在「唯物論研究」上發表的「天才與社會」便是露骨的表現。他雖然努力要說明天才是受制於社會的，但是他幾乎把當作可能的天才之自然的素質劃到社會學以外去。他一點也不仔細想一想當作天才之可能的自然的素質，原來不過是人類天稟的差異現象，而這人類天稟的差異，追根究底，是由人類對社會福利的享受之差異而發源的；自然，要在代代或隔代相傳的遠緣的祖先的社會地位與生活之對生理的關係中抽取一點一點累積的當作一個天才之可能的自然素質的社會根據，目下的遺傳學還不能勝任，但遺傳學之必須要勝任這件事，而這件事的勝任是社會學上的一個問題之解決，那還有疑問麼？可是甘柏氏只簡單地說天才之自然的素質是在人類社會中被形成起來的，並不作社會學的肯定，而馬上就回到他原有的觀點，然而與他以前的說話不相連貫的，提出戈爾頓的產生天才的特定家系的理論。他對戈爾頓的見解表示不滿，可是他並不把支配的特定家系的作用限制在封建社會及封建社會以後的初期市民社會，從而以特定家系的封建殘存作為並不是被忽視，然而不是本質的條件，而根源於人類對社會福利的享受之差異的各種不同形態去一貫地堅決把握天才的社會性，對戈爾頓的學說予以限制性的批判。他沒有這樣做，出乎我們意料之外地，他把沒有特定家系的市民社會中的天才之自然素質的產生認為是偶然的現象，這完全把他自己認天才之自然的素質是在人類社會中被形成起來的前一句話否認了，從而把天才之自然的素質論由混亂而還原到不可知論，歸結到偶然。他的這種

由於不澈底而來的混亂不但對戈爾頓的理論之批判是無力的，並且還可透視得出他對國內正在氣焰萬丈的軍國主義的封建勢力是缺少勇氣正面批評的。關於這種露骨的表现，他自己也許覺察到了，所以他把這篇「天才與社會」收入他的「藝術論」當作最後一章時，他把表現這種毛病最明顯的最後兩節刪除了。

(再按) 刪去這兩節，可以把他錯誤遮蓋一點，可是並不能因此減去他的不澈底的見解，相反的，越使他那一文章的觀點模糊了。

這或者可以說他總是一個忠於自己追求真理之心的學者，對這種學者，我並不吝惜相當的敬意。甘柏氏在論天才中說到市民階級解放天才的限制性，說到產生天才的原因及生產力與文化方面的條件各點上有着卓越的見識，他對黑格爾哲的及對藝術史論的許多造詣，不消說，我們一點也不能忽視的，而且於他這些克苦的研究，不能說我們對他表示敬意是沒有根據的。我敢說，一種希望對人類有益的巨大研究或其他事業，不管結果如何，總只有在對不合理的社會時刻想摧殘人類做有益工作的境況下保有不屈不撓的人格才支持得住，光這一點，我們對甘柏氏的成績知道不是偶然的，那麼我們有理由重視他獻給人類的東西了。

幼年

托爾斯泰作 北芒譯

第十六章 詩

在我們到了莫斯科差不多有一個月之後，一天我在祖母的房子裏，在樓上的一個大桌子邊寫着什麼東西。在我的對面坐着我們的圖畫教師，他正在那用黑鉛筆畫的戴着頭巾的土耳其人頭的畫上做着他那最後的修正。弗羅地亞伸長了他的頸子，站在教師的後面在他的肩膀上往下面看着。這張人頭是弗羅地亞第一次用黑鉛筆畫的圖畫，同時就在這一天要把它當做祖母名日的祈物去送給她。

「你不把這個地方再塗一點陰影麼？」弗羅地亞跳起腳來，指着那土耳其人頭的盒子問。

「不，那是用不着的，」教師把鉛筆放在一個附着活蓋的盒子裏面說。這張畫現在完全是好了，你一點也不要再動它。喔，那末你呢，尼可利亞，你到底能把你的秘密告訴給我們呢？」他站了起來，依然用他的

眼角斜視着那張土耳其人頭說。「你將要用什麼東西去贈給你的祖母呢？其實依我看來最好你也畫一張人頭吧。好，再見吧，少爺們！」他一邊說着，一邊拿了他的帽子一張票【註】走了出去。

在這時我想到不如畫一張人頭來替我想做的那種東西了。當我們得了這馬上便是祖母的命日的消息，並且我們應當準備禮物送給她，在我的腦中起了這樣的一種觀念，即是利用這個機會來寫一點詩，同時立刻我已經有了兩行詩。並且希望着很容易地繼續下去。我是完全不能憶起怎麼能有那樣一種奇異的觀念會跑到我這小孩子的頭中，但是我記得我非常地喜觀作它，並且在回答這關於送禮物的問題的時候，我回答說我一定送給祖母一件禮物，但我沒有告訴任何人這禮物是什麼東西。

和我預期正相反地，除去我在那與感的片刻所作的兩句詩之外，無論是怎樣的努力，我再不能作出一點兒來。我開始在我們的書中去讀詩，不是地米吹夫也不是地爾紮文能夠幫助我的。反之他們只是使我相信我自己的無能。我知道加爾。伊凡涅持是喜歡寄詩的，於是我便偷偷地在他的紙堆裏搜尋起來，在許多的德語詩中我找到一篇俄詩，那無疑地的是他所寄的：

「獻給L夫人

北察維斯克，一八二八年，六月三日。

近也思念我，

遠也思念我，

噢，請你思念我。

從今天到永遠

請你思念我，一直到我入了墳墓。

我是有着怎樣忠實的愛呀。」

這首詩是用着一種伏美的豐滿的筆體寫在一張漂亮的信紙上，我爲這感染的傷感的情緒所喜；馬上便把它暗記在心中，並且我立意用它做一個模範。以後的事情很安易，地進行好了。爲這命名目我準備好了十二行詩的慶祝詞，並且我坐在講室的桌子邊，把它抄寫在羊皮紙上。

我幾乎已經寫壞了兩張紙……我並不是想要修改什麼字句——這首詩在我看來已經是很好的了——但是當我抄完了第三行之後，這最後的一個字是漸漸的斜了上去，甚致於從很遠的距離，一個人可以看到它是寄得歪歪扭扭地並且一點兒都不相稱。

在第三張紙的字行像前兩張一樣的歪斜，但是我決意不再抄它們了。在我的詩中我慶祝着祖母，希望她今後觀樂無疆，在結尾是這樣的寫着：

「我們盡力地安慰你並且使你觀愉，

我們像自己的母親般地愛着你。」

這詩似乎是不很壞，但是這最後的一行在我的耳中聽來覺得奇怪。

「我們像是自己的母親般地愛着你，」我自己重覆地讀，「那末什麼字能够押着這「愉」字的韻呢？……喔，算了吧，這無論如何也比加爾。伊凡涅持的好一點。」

我寫好了最後的一行，於是在我的寢室中用着表情與姿勢去高聲地讀這全篇的詩文。有幾句一點兒都不合節奏，但是我並不注意這些；只有那最後的一句使我非常的不高興。於是坐在我的床上沉思起來：

「爲什麼我要寫一像是自己的母親般地？」她沒有在這里，並且連提起她的必要也沒有。實在說起來我對於祖母的愛與尊敬也不和她一樣。……爲什麼我要寫那些呢？爲什麼要說謊呢？自然那只於是詩，然而我仍然不應該去寫它。

在這時一個裁縫匠走進屋子給我們送新衣服來。

「喔，這是沒有辦法的！」我非常焦躁的想着。把我的詩放在枕頭底下於是跑去試穿我的莫斯科的服裝。

這件衣服看去是非常的華麗；那附着青鋼扣的棕色的短衣嚴緊地適合着我的身體——不像他們在鄉間給我們做的那些衣服，須備將來長大起來的富裕。那條黑褲子也非常合體，顯示着我們的肌肉並

日褲腿垂到我們的靴子是驚人的美麗。

「到底我也有了一條像褲子樣子的附着皮帶的褲子了！」我察看着我的大腿的每一邊，同時歡樂忘形的想着。雖然我覺得這新衣服是非常的緊與不舒適，但是我不使任何人知道這種情形，並且正相反地說，它是非常的舒適，如果要說它有點缺陷的活，那只是它太肥了一點。其後我在鏡子面前站了許久，梳刷着我那滿頭是油的頭髮；我努力地梳着它，但是無論如何我梳不平那在我的頂上的一叢一叢的頭髮，我想使這些頭髮貼伏下來，但是我剛把刷子抬起，它們馬上便向四面八方地豎立了起來，並且在我的面孔上給了一種滑稽的表情。

加爾。伊凡涅特在另一個屋子裏換衣服，有人經過這講室給他一件藍外套及一些白色的衣服來。在那通到樓梯的門前聽到祖母的一個女僕的聲音，於是我走出去看她有什麼事。她拿着一個大的漿硬的襯衫的前胸，她告訴我這是給加爾。伊凡涅特送來的，並且說爲了趕緊說這件前胸她一夜沒有睡覺，我負責把這件前胸交給他，並且問她是否祖母已經起來了。

「噢，是的！她已經喝完了咖啡而且牧師都來了……你是多麼漂亮啊！她眺望着我的新衣服，微笑的說。

這種言語使我的臉紅了起來。我用一隻腳轉過身來，折着我的手指，並且跳了一下，使她覺得她還不

能夠十分地了解我實在是怎樣一個漂亮的人呢。

當我把那襯衫的前胸送給加爾。伊凡涅特的時候，他已經不需要的了：他已經穿上了另外的的一件，他站在一個立在桌子上的小鏡子的面前，兩手揪住領帶的結並且試驗着是否妨礙他那剃光了的下巴的動作。他替我們把衣服的各處都伸展了一下，並且叫尼可拉斯也同樣地替他伸了伸，於是他領我們下樓到祖母那里去。使我非常的高興地回憶起當我們下樓時，我們三個人的頭油的氣味是怎樣的強烈。

加爾。伊凡涅特帶着他自己做的一個匣子，弗羅地亞帶着他的圖畫，我帶着我的詩：每一個人都準備呈送禮物時所應該說的話。當加爾。伊凡涅特開了那音樂廳的門時，那牧師正好穿起他的架裝並且聽到了那祈禱式的第一聲。

祖母早已在音樂廳裏面了。她靠在一張椅背上灣着腰地站在那里，並且虔誠地祈禱着；爸爸站在她的身傍。他轉過身來向我們笑了一笑，因為他注意到我們是怎樣匆忙地把我們的禮物藏在背後並且站在門前想使人們不注意到我們。這時我們那預先計劃的想使人們驚奇的全部努力，是失掉了。

當每一個人走過去吻那碟像的時候，突然地感覺到我是為一種不可遏止的羞恥的心情所苦，並且我預料着我將沒有勇氣去呈送我的禮物，我藏在加你·伊凡涅特的背後，他是已經是用着最優美的語言表明了他慶祝，把那個小匣子從他的左手然後又把它送給祖母。於是他向旁邊走了幾步為讓弗羅地

亞走上去。祖母似乎是非常的喜歡這個鑲金邊的匣子，並且用着她那最和善的微笑來表示謝意。無在什麼地方是爲，大概就是爲了這個緣故，她叫爸爸來看這匣子是做得怎樣的驚人的巧妙。

滿足了爸爸的好奇心之後，他把它遞給了牧師，過牧師也似乎絕對地歡喜過這件小藝術品。他搖着他的頭，一會兒看看這匣子，一會兒看看那能夠做這樣美麗東西的主人。弗羅地亞呈獻了他的土耳其人頭畫，他也從各方面得到了極榮耀的感佩。輪到我了，祖母用着鼓厲的微笑向我們看着。

那些有羞恥經驗的人是知道這種情感與時間的長久成正比的增長起來，同時一個人的決斷力也成同樣比例的減低下去。那就是說，這種情形繼續得愈久，也就變得愈不能克服，同時這決斷力也就愈少了。

當加爾·伊凡涅與特弗羅地亞呈送他們的禮物時，我那最後之勇氣與決斷力是逃避了我，同時我的羞恥達到了極度：我覺得特的血液不斷地從心中衝到頭上，我的面孔一陣一陣的紅着，並且那大的汗珠出現在我的前額與鼻子上。我的耳朵發起燒來，我覺得我整個的身體都在顫抖着並且全身爲汗所濕，我移動我的腳，但是沒有走動了一步。

「喔，尼可利亞，讓我們來看一看你拿什麼東西來了！是一個箱子呢還是一張畫呢？」爸爸向我說。我已經無法好想了；震顫着手，我把那繃折了的運命注定的一卷紙遞給祖母，我的聲音不能受我的支配。我

只是沈默的站在她的面前。我禁不住地想。那豫期替代圖畫的無價值的詩，他們將要把它在衆人的面前讀出來，並且這句：「像自己母親般地」好像是將要很清楚地表現我從來沒有愛過她並且已經忘掉了她。

當祖母開始高聲地宣讀它的時候，當她不出來而停在中間的一行上她並且微笑地閃視着爸爸（那時在我看來像是一種譏諷）的時候，當她的發音不像我所希望的時候，並且當她爲了她那軟弱的眼力而不讀完，她把這張紙交給爸爸叫他從頭再讀一次的時候，我怎樣地能描寫出我的痛苦呢？我想她的這種動作是因爲她懶得讀這樣壞的與寫得這樣歪歪扭扭的詩，並且故意地使爸爸自己來讀那可以非常清楚地表現出我的薄情的最後一行詩。我是期待着他把那詩擊在我的鼻子上並且說：「可惡的孩子，不要忘掉了你的母親……把它拿去！」但是沒有發生這種事情，並且正相反的，當念完了它的時候，祖母說，「妙極啦！」並且吻着我的前額。

這個匣子，圖畫與詩是放在祖母常常坐着的一張椅子的活板上，與兩條細葛布手帕及一個蓋上附着媽媽肖像的鼻煙壺並列在一起。

「伐爾伐拉·伊林尼柯娜公爵夫人」那常常站在祖母馬車後面的兩個高大脚夫之中的一個說。祖母看着那用龜板做的鼻煙壺上面的肖像深深地思索着，並沒有回答。

「我能不能把她讓進來？」那個腳夫問。

(註)在俄國有一種家庭教授，不是按月給薪的，而是每當完了一次課程由立人給教師一張票，當這些票達到相當的數目時，教師可以拿這些票來要錢。

——譯者

第十七章 柯爾娜克伐公爵夫人

「請她進來吧，」祖母深深地坐在她的椅子裏面回答說。

這位公爵夫人是一個約有四十五歲的女人，有着那細小、脆弱、枯瘦、憔悴而令人生厭的，青灰色的小眼睛，這種眼睛的表情是顯然地與她那不自然的美妙的曲綫的小嘴不相調諧。一個人可以從她那飾以駝鳥翎毛的天鵝絨的帽子下看到她那不潤的淡紅色的頭髮，她那眼眉與捷毛配起她那面孔的不健康的顏色似乎是更顯得不潤與紅赤了。雖然有着這些，但是由於他那悠揚的動作，她那纖細的手，她那全體的特別的枯瘦對於她的全體的表情是顯示着一種健美的與能幹的樣子。

這位公爵夫人非常的喜歡說話，並且由於她的善於饒舌之點上看來，她是屬於那種雖然沒有任何入會說一句話但是他也像是和人反駁似的辯論着的人們。她有時提高了她的聲音於是又漸漸低沈下去，忽然她又用着新鮮的生動的調子說起來，並且環視着那些沒有參加這個談話的人們，她這樣的看着

彷彿像使自己增加力量似的。

雖然這位公爵夫人已經吻過了祖母的手並且不斷地叫着善良的伯母，我注意到祖母仍是不高興。她解釋着爲什麼密彩耳公爵不能夠親身來慶祝她，雖然他是非常的願意來，當祖母聽他解釋這些話的時候，她用着一種奇怪的態度抬高了她的眉毛，並且用一種特別懶慢的調子，用俄語替代公爵夫人的法語回答說：

「親愛的，謝謝你的關心；但是像密彩耳公爵沒有來的事，你爲什麼要提到它呢……他常常有好多事情攔他着的手；其實說起來他和他那位老婦人坐在一起不是很快樂嗎？」

祖母沒有給公爵夫人對答的機會，她繼續說：

「你的孩子們都好麼，我親愛的？」

「托您的福他們都很好，我的伯母；他們都長了起來，也念書了，並且他們變得很淘氣，特別是那最大的一個，愛母尼。他變得那樣的肆行無忌——簡直是沒有辦法；但是他還聰明，是一個有出息的孩子。想想看，我的從兄，」她專專地轉向到爸爸那方面繼續的說，因爲祖母對於談這公爵夫人的小孩子的事情一點都感不到興趣，她想着要談一點關於她自己的孫子的事，她很小心地從匣子底下拿出我的詩來並且開始把它展開。「想想看，我的從兄，前幾天他做些什麼事……」

這位公爵夫人向着爸爸那邊灣着身，精神十足地開始向他訴說着什麼事情。說完了她的故事（我沒有聽它）她大笑起來，帶着疑問的表情看着爸爸的面孔說：

「他是怎麼樣的一個孩子呢，我的從兄！他應該挨皮鞭子的，但是他的遊戲是那樣的巧妙與有趣以致使我饒恕了他，我的從兄。」

她用眼睛注視了祖母一下，於是她無言地笑了一笑。

「你真的打了你的孩子嗎？我親愛的。」祖母含有意義地抬起了她的眼眉，並且特別地加重了這個「打」字說。

「噢我的善良的伯母，」這位公爵夫人迅速地閃視了爸爸一眼之後，她用着和驚的聲調回答說，「我知道你是有着怎樣的一種意見，但是請你允許我在這點上和你的意見不一致。關於這個問題由於我那種種的思考，由於書中，由於聽人家的勸導的結果，我都是得到同樣的經驗，因此使我堅信必需要使小孩怕人。無論對於小孩子做什麼事，使他懼怕是必要的……是不是這樣呢？我的伯母。我請問您，那末有什麼東西能夠比這鞭子更使小孩們懼怕呢？」

說完了這些，她用着疑問的表情閃視着我們。我相信我那時是覺得不痛快的。

「用你所喜歡的話來說，一個小孩子長到十二歲，甚致到十四歲，仍然是一個小孩子。那末比起女孩

子們就不同了。」

「幸虧我不是她的孩子我是怎樣的幸運呀！我想。」

「是，你說得很對，我親愛的。」祖母說，她把我的詩疊起來，並且把它放在匣子底下，彷彿是她認為這位公爵夫人沒有資格去聽那樣的作品。「那全都是對的，但是請你告訴我，究竟你能不能從孩子那里得到良好的感情呢？」

祖母認為這種辯論是無需辯駁的，於是他打破了這種談話，說道：

「無論如何，關於這個問題是各人有各人的意見的！」

這位公爵夫人沒有回答只是謙遜地笑了一笑，彷彿像是在表示着她爲了她自己所最尊敬的人而原諒了這種奇怪的偏見。

「請把你的孩子們替我介紹一下。」她用一種溫柔的微笑看着我們說。

我們站了起來，並且我早就用眼睛凝視着她的面孔，但是畢竟不知道怎樣的作法纔能表示出我們彼此已經算是認識了。

「喔，來吻公爵夫人的手。」爸爸說。

「我請求你們愛你這年老的伯母。」她吻着弗羅地亞的頭髮說。「雖然我和你們的親戚的關係很

遠，但是我們論友情而不論親戚的關係。」她故意地表明給祖母聽，但是祖母依然不高興地說：

「噢，我親愛的，像這種親戚在現在還算得了一回事啊！」

「這個將來要成一位社交家，」爸爸指着弗羅地亞說，「這一個是一位詩人，」他說，正當我吻着公爵夫人的枯瘦的小手並且非常清楚地想像着在那隻手裏拿着一個鞭子，在鞭子底下放着一個凳子等等。

「哪一個？」公爵夫人揪着我的手把我拉回來問。

「那個小的，有一叢支楞裏頭髮的那一個。」爸爸歡快的微笑着說。

「我的這叢頭髮礙着他什麼相？沒有話好說了吧？」我想着同時跑到牆角邊去。

我對於美有一種奇異的觀念，就連加爾·伊凡涅持我都認為是世界上最漂亮的人，但是我非常的知道我自己是不好看的，並且我相信這一點也不會錯的，所以有人若提起我的容貌便使我非常的痛苦。

我很清楚地記得在一次吃晚飯的時候——那時我只有六歲——他們怎樣的談到我的容貌，媽媽爲了要從我的臉上找到一些美點，於是她說我有一付伶俐的眼睛與一種歡快的微笑，但是由於爸爸的證明與那顯見的事實她不得不讓步，並且承認我是平凡的；此後，當我去謝她的晚飯的時候，（註）她拍着我的頰說：

「記住了，尼可利亞，沒有一個人喜歡你的面孔，你必需要努力作一個聰明與善良的孩子。

這些話不只是使我相信自己是不美，並且還使我相信我一定要作一個善良與聰明的孩子。

不止如此，並且每當我陷於失望時：我想一個人若有一個如此寬大的鼻子，如此厚的嘴唇，像我這樣的灰眼睛，他在世界上不會有歡樂的；我祈求着上帝造一個奇蹟使我變得美麗並且在我當時一切的所有物中與將來的一切所有物中我願意得到一個美麗的面孔。

（註）那是一種習慣，當飯後每一個人都要謝答主人與主婦為他們設備飯食。

（待續）

編者的話

一、首先應該向讀者和愛護本刊諸君道歉的，是本刊的脫期。但，今後我們決努力使本刊能如期出版。

二、爲着種種的便利，故自本期起，改爲廿三開本印。

三、我們本着提倡木刻這一新興藝術的初衷，特爲全國木刻流動展覽會的作品，出一個特輯。

徵稿規約：

- 一、凡屬文藝範圍內的譯著——如小說，劇本，論文，詩歌，散文等稿件，均所歡迎，惟譯稿請附原文，或註明譯目何處。
- 二、來稿本社得酌量增刪之，如不願增刪者希先聲明。
- 三、投寄稿件，請於稿末填註姓名及通訊處以便通訊。
- 四、來稿經本刊登載後，其著作權仍歸作者保留，惟本刊得有選編入本社叢書之優先權。
- 五、來稿一經刊載，常酌酬以現金或本刊。
- 六、來稿請寄上海霞飛路五百廿三號聯合出版社轉交。

廣告價目表

等級	全面	半面	四分之一
特等(底封面)	百元		
優等(封裏)	八十元	五十元	
上等(目錄及正文前而)	七十元	四十元	二十元
普通(正文中正文後)	五十元	三十元	十五元

本刊已呈請內政部登記

東方文藝

月刊

第二卷

第一期

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五日出版

本刊文字

不轉載

編輯兼發行者

侯

發行所

東方文藝社

總經理處

聯合出版社

上海霞飛路五百二三〇
電話八五零五一

本刊定價表

訂購辦法	冊數		價格		郵費	
	日本	國內及香港澳門歐美	零售	在內	在內	在內
全年	十二	十二	二元二角	二元	一元二角	二元
半年	六	六	一元一角	一元	八角	一元
預定						
全年						

本刊定期每月廿五日出版。特大號及各種附錄，凡預定者不零加價。

阿 弓

列躬射著 實價洋一角五分

在作者的新手法底下，把個站在時代最尖端的悲壯熱烈偉大的故事，活躍在紙上，這是列躬射先生的成功作，也是一九三六年中國文壇的大收穫，現在再版中。

急 湍

隅 榮著 實價洋六角

這是一個難得的長篇小說，內容描寫的是“九一八”後的中國社會的動態，作者用藝術的手法，寫出了中國大眾的心聲；“中國大眾一齊起來”“全世界被壓迫民族聯合起來”“打倒帝國主義者”……故事寫出來婉轉動人。全書長計二十餘萬言。

雙 簧

郭沫若等著 實價洋一角五分

本書內容包括郭沫若的雙簧，楊騷的三個工兵，雷石榆的地理課，侯楓的女人們的故事，東平的馬蘭將軍之死，王任叔的陰沉的天等六個短篇，都是富有時代性的作品，其中有幾篇已被譯成英，日等文字了，其價值之高，於此可見一斑。

將 軍

王余杞著 實價洋二角

本書收集王余杞先生的近作“將軍”“兄弟”“古城記事”等篇，全都可以說是目前抗×救亡運動的作品。凡是有血氣的中國青年，都宜人手一冊。

聯合出版社總經售